



新鐫國朝名儒文選百家評林卷之七

四明 太史 沈一貫 編輯

姑孰 野史 徐宗夔 參閱

繡谷 後學 唐廷仁 校梓

序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謝肅

自三代禮樂蕩滅於秦。至漢代秦而帝。太先王未遐。寧
可以復其禮樂。而為治於天下矣。然高帝不學。而佐非
真儒。故其為治。不能復禮樂於三代。殆亦叔孫通之責
哉。方叔孫通說帝。道起朝儀也。帝曰。度吾所能行者為
之。不過謂定君臣之位而已。固未及乎先王之禮樂以

程墨墩曰。起首
說漢不能復三
代古禮。而乃歸
過于叔孫通。真
古今確論

予謂曾兩生不肯行既知漢高非可與禮樂之君又知叔孫非可行禮樂之臣不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何至百年而後可與哉此言雖當恐是托辭漢高之意未可知

達於天下者也。而叔孫通遂以興禮樂為名。廣徵魯諸生。是以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季而後可興。至哉乎其言之當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寬仁長者。其豈無本乎。曰固矣。然漢承秦變古之後。以古變秦。其惟三代之禮樂乎。沿三代之禮。而教民以中。襲三代之樂。而教民以和。使中和之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疵。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矣乎。是或兩生之所蘊也。惜乎叔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太三代之難。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尊君抑臣之儀。綿蕪而習之。及

此段見詩醉呼後劍者莫不震肅叔孫通似有功于漢然使禮樂卒至于如斯在叔孫通身詩無罪斷詩最當

帝既行。曩之醉呼拔劍者。莫不震肅。而帝亦起。皇帝為賢之歎。則叔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百季之漢。遂以為禮樂止於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叔孫通之責也。此異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豈獨今日兩生之不肯行邪。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叔孫通。則漢亦無群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世君相之圖治者。其可不知夫學乎。今皇帝緝熙聖學。治倣先王。混一初元。命中書暨翰林太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徧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與放訂之。將以成一代之制也。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寔在徵焉。先

前段不過汎言禮樂此方着在伯賢身上字句俱屬匠心

兩注昔人稱劉
向文在兩京
景為爾雅謝公
登其堂夫

自雖然以下至
增歎于異時此
等難閱文法首
後心竅中磨助
出來故言、觀
帖至說曹後二
語既得諸子之
高又說得店茶
之妙真大家
力

生二東南游西北遭時多故歸隱山林飯蔬飲水盡力
於學以學之為王者事也故其論道德必歸之於三代
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於三代之英則今也應徵其能
不援三代禮樂以為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肯
為漢行先生肯為國朝起是國朝之德之盛軼於
漢而叔孫通之學不足以齒古之侍從大臣也先生盍
亦慮兩生之蘊使三代禮樂不得復於漢者而復於今
日焉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將不復發憤增歎於
異時矣非先生其孰能與於此哉告行之日書以為贈
楊升菴評通篇文章體古健詞調精工永可為興禮樂
者法程也

送石菴先生歸序

李夢陽

向大復曰起首
先假說三叠是
或之詞以托開
文法最是雄壯
語大奇

以擴仁示勸但
盈耻就八字來
作一篇骨子后
面皆是發揮此
意声口大類漢
人

右副都御史石菴蔣公巡撫河南之三年
上念之詔之歸若曰將別庸汝河南三司大夫聞之驚
且疑詰李子問曰巡撫公之政它即未之知河之南不
之知乎其德民或未之知士大夫不之知乎其心衆或
未之知君子不之知乎銓文曰清白可稱夫官患者汚
且墨耳清白者歸乎李子曰僕野人耳未達於務雖然
竊有聞焉人君不欲竭臣之力非弃之也將以擴仁也
又示勸也人臣不欲盡君之祿非忘之也蓋懼盈也又
耻競也故國有勞臣君則優之其去則聽之或察其心
罷之若曰是欲佚而未敢陳者是擴仁也於是欲佚者

自察其心而罷
之至也。世盛耻
統耳此一。段句
句字二俱有相
據有者落不為
浮漫之談

按黃金杯酒等
事乃漢宋二君
優禮臣子之意
渾此來說見得
今日予聖朝之
待字公者其意
大遠類此

歷教都御史所
司真仕如使

知上之能察其心。不俟其罷而去。則進退之跡。泯是勸
之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猶盈福謙。天之道也。故尔
公爾侯。情非不至。而空谷之駒。莫留好爵。爾摩義非不
隆。而在陰之鶴。寡和。臣之心。豈固忘國哉。公懼盈耻。競
耳。然而黃金錫歸。杯酒釋柄。君公豈謂臣污且墨哉。優
其清。以勸弗。清優其白。以勸弗白。優其勞。以勸弗勞。斯
聖主舛物之心。而賢臣全智之秋也。夫都御史者。八座
之要。風紀之首。而激揚之重官也。乃奉筆書。乘繡憶。代
天子出。而巡兵省方。非清白吏。不至此。於是審興革。籌
利害。詢瘡痍。廉貪濁。蘇困苦。鉏強橫。平征役。允計會。閱
兵甲。視墉城。畫解廩。百責萃之矣。而又舉遺逸。拔穎特。

此處又設一問
考文法更幻不
可端倪而綜數
致語尤竟古練
而工

未段舉心德政
等字眼復說一
番正与前照應

風動雷行。露濡霜肅。斯其勞。豈表羔魚。飭豹委蛇。在公者
比哉。蔣公且三年矣。一旦稱而優之。令之歸。何不可哉。
優之。謂仁稱之。謂勸斯。所謂聖王之心也。諸大夫
曰。優之歸矣。又庸之乎。李子曰。予野人耳。未達於務。雖
然竊。又有聞焉。天地因材以薦物。聖人因材以官人。故
綜覈之政。行則寬緩之流。後休平之治。成則奮勵之鋒。
欽。蔣公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心也。君子知之德
也。士大夫知之政也。河南民知之清與白。吾君吾相知
之。它日不庸之不可得矣。

凌藻泉評開闔變化真如走盤之珠此

明興以來有數文字恐後來無人說到此

者與以來在魏大守忠於漢無入

之古曰子南之不百報其

之士大夫以之也此所謂力以之

之也此所謂信不足信也信不足

之也此所謂實選之也此所謂

之也此所謂不問事也此所謂

之也此所謂不問事也此所謂

之也此所謂不問事也此所謂

之也此所謂不問事也此所謂

之也此所謂不問事也此所謂

之也此所謂不問事也此所謂

送御史王君考績之京序

官職之稱雄要惟御史人不問崇卑事不論細大其從

違失得御史得察而言之是故御史之得其人與否得

其職與否而天下之治忽關焉蓋百司之得職也各得

其一職焉耳御史得其職天下之不得其職者寡矣百

司之失職也各失其一職焉耳御史失其職天下之不

失其職者寡矣夫丈夫無志於世則已有志於世必為

御史何者方其慮發於奄忽之間而人震驚乎海宇之

廣其出也霜飛其入也霆轟豹尾之內鷺羽之先夫焉

在而不得吾志乎古之人若嚴延年若張綱若朱穆若

桓典若陳翔若楊秉之屬平生所立皆足以名當時而

鄭汝泉曰先叙
憲更權重而後
以得職失職求
說文法極高此
必便有欲其得
取意思在

嚴延年張綱諸人入序中
非止觀筆端隱
然以諸君子墜

國朝文選平林

之且云固其不
之取為其其
之得為二句景
有力量

歷代王公當官
言淪風者相其
人亦磊落不群
之士

雖然以下全是
斯望王公大有
所作為如登九
層之臺有一步

垂後世固其人之敢為亦其職之得為也。姚陂王君元
正沛之彥也。以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嘗數十上章。凡微
而天命著而民艱通。而宮廷遠而塞徼。有不言。必中
肯綮。直節危論。裨政府。而歌儒紳為日久。美君之巡江
洋也。予被召。其上聞江淮群寇。烏合力。以為虞君以計
取其魁。曾不踰時。而徒眾奔迹。有疑獄數年未決。一訊
立辨。巡南京倉儲。糾摘奸弊。罔有遺伏。夫以君之得其
職也。留臺之得其人也。不足以徵今日之治矣乎。夫不
以一司而以天下君之績。於是乎重。雖然風議之司。論
司之階也。激揚之任。銓衡之基也。王君由今日也。以晉
而為卿。為相。且將景績百世。曾奚三載之績之足云。然

進一涉意惠

則是行也。猶其發軔之始也。云爾。予檢知主君重其行。
又重其同寅諸君之有請也。於是乎言。

陸少石評寓勸勉於褒誦之中。而開合起伏曲盡其

妙大方家之文固如此

吳明卿曰起首雖以坐論役使並說却歸重在縣上得由輕就重之体至其中又云不宜則病數易則病此二段乃是一篇血脉須看他抑揚轉與及擊如貫珠方知此文之妙

送徐君崇教江陵明府序

高叔嗣

海內之勢譬者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今繇撫巡而藩臬是坐論者也繇藩臬而府州縣是役使者也然縣尤難此譬以衆身而加一臂衆臂而加一指也為指者常病矣一省之大凡上治者一人于縣无不統也為縣者常病矣是故不宜則病因而行之則民被其疵因而不行則我受其罪如此病已數易則病巡撫意有所出御史方思而矯之前者革之後者方思而復之如此病已計三歲終撫易一人或二人御史易三人矣藩臬諸公大抵半易當是時縣方承其後雖冉季猶難民性五方異宜緩治之不能不矯也急治之不能不怨也計百里

目月文是平林

自計百里之境
至而暇行政乎
一是治民一是
事上如篇中所
謂民之難未若
事上之難看來
近時事體大查
相類如貪墨之
徒常蒙荐列而
守道之士往往
降調則順上順
民之故可知

按蘇門之論大
都欲徐君守正

之境一人領其上百姓終日且不知吾心而能知百姓
之心乎吾朝夕奉上簿書不暇事上不暇而暇行政乎
二者均之難然民之難未若事上之難也故為縣者順
于下邪則民蒙其利而上不之予順于上耶則上予之
而民不蒙其利上予之則賢上不之予則否而朝廷之
用人也常繇之然則順于上乎吾秉道而行不失諸已
上果其人則猶我予也設非其人猶足免于罪戾矣然
則順于下乎此賢人之所以有志而眾人以為不暇泛
泛焉視之而弃之者也人臣幸得事天子雖繇令至公
卿鼎食无足異者无内外皆臣也豈以一縣而棄之哉
天子以印綬假我它人欲從旁撓之乎故上令可行

以臨治而不欲
因上人為轉移
其曰天子印綬
假我又曰上令
可行則行之事
語隱然說不可
畏其難者昔人
謂君子愛人以
德吾于高公雖
之云

之不可行吾不行也寇利毀譽无秋毫疑于心政成而
後去治定而賞及之則奏功乎一懸而天下具頌之而
又何計難乎此吾意也非前難之者眾人意也鄉人徐
崇教舉進士三年始試于江陵友人既祖之則繼之以
言

王荆石評筆力奇崛意思恣宕繹其句字尤得左氏

家風

王儲... 卷之七

送醴陵縣令汪世行序

程敏政

何仲默曰作縣令文而闕空以相來並說議論甚宏且以目今分別親疎又舉本親楊亦貞恨不得為令此等說話有許多含蓄

天下之治惡乎係。曰係於相與令。相至尊也。令至卑也。其勢邈然不相侔矣。碩使之均天下之責。毋乃非人情乎。曰下民也者。天下之本也。相雖尊。其於民也。疏。令雖卑。其於民也。親。疏者難為功。而親者情易孚。政易達。令之賢否。民之休戚。以之。今豈可以易視哉。故太師楊文貞公嘗恨不為令。蓋君子之思得民如此。休寧汪世行令於長沙之醴泉。吾黨之士。或榮之。或惜之。榮之者。以世行故家子。起布衣為令。得善地。以奔走百里之人。憮之者。以世行之才。當舉進士。通朝籍。不則倅一郡長。一州碩。乃屈之為縣。二者皆非也。夫天下之責。令與相均。

先說榮之惜之。兩端。而后歸重。于世行求其賢之。不暇。文法伸縮。

據民有事造于庭相告語若父子使見令雖卑其于民也親相之極高享大使見相雖尊其于民也疎此情乎政幸見令之不可不為也而警策處久在己下

賢者二語

未歸收拾前意

吾知世行於此求盡其責之不暇而以為榮且惜者過矣董子曰守令者民之師帥夫帥所以治民師所以教民也治之遂其生教之敦其彛治教兼舉而令之責始盡且令之於民有事造於庭相告語若父子然豈若相之據高享大其通以闇其見以刺於人扞然不相長也然則今之令患不為耳苟有好焉民豈有不蒙治教之澤者哉即是觀之情乎政達其易如此而已無賢稱民無休聲不可以言令矣今

天子臨御法古畏民上焉任於輔臣下責成於守令誠以之二者天下之治繫焉然則世行今日之所勉副者亦為之而已矣進士吳肅清上舍汪汝溫鄉約今以餞

不損而足且舍勸勉意

世行而走惜為之言且以喻夫世之不足於令者高季迪評此文窮極縣令於形狀如卿雲從風卷舒萬變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唐六如曰通篇
自首至尾凡四
譬每處俱卓犖
奇備念切民瘼
非近日談時政
者可同日語

且看他引齊桓
管仲一段雖是
借客形主然意
思極英發詞調
極高古即雜之
秦漢中誰可別
識

送林太平序

呂柟

地官尚書郎西泉林君。既有太平之命。過予柳灣精舍。以談政。予謂之曰。西泉子斯行。當使闔郡之民。皆及時以煖衣。及時以飽食乎。西泉子曰。則何以能然。曰。昔者齊桓公出郊。見老而貧者。猶自苦也。問無子以代勞乎。曰。有子五人。皆未妻。出傭於人矣。桓公召還其子。妻之。官女。以為仁也。告諸管仲。管曰。君之不仁矣。若令於國中。男子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越是者。罰。自無怨曠矣。子誠如管仲令也。則太平。民豈有饑寒咨哉。曰。子久未識時務乎。今夫窮巖寒谷之民。屋無擔石之儲。而通都大衢。至有厭梁肉。而累綺縠者矣。則將奪此以與

東隣西隣二譬証得十分切當使今之當官者果如呂仲木之言焉民其不胥以生乎奈之何不然

自雖然以下至不亦晚乎皆是一從空中說得一

彼乎曰昔吾之家居也東鄰之人有四子焉其二子則先妻出也其二子則後妻出也後子衣錦而食肉先子絮盧而粗糲不充腸此豈非皆已之子哉蔽於妻之先後而不知耳西鄰之人有五子焉一子樸一子敏一子跛者紡五子者皆不患於衣食焉子誠如西鄰之人則於太平也將思之無不至處之無不當即民之凍餒者鮮矣雖然子亦嘗聞商斗周尺乎蓋准虞律而定其大小長短者也他日入於秦市睢增其寸起損其分冉鑿其槩澤削其底於是或以丈為短或以寸為長或以釜為少或以升為多凡抱布負米者環咸陽之街貨焉

設奇設有通秦魏漢之態有震搖宇宙之形令人讀之文思勃然

通篇俱吐成奇至以更發意玄妙且又舉制仁定嚴四字歸之相天下亦不越此是何用意見自後林公之大正而民无飢

莫知所之秦君惧焉使人求收虞律者則已匿而太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昔者西門豹之為鄴也治如隋壑人不敢跖足以越若橫之以木引之以索雖盜竊姦宄皆足縮縮而夜度矣然后怒其侵軼我也不亦晚乎是故君子寧為銅鏡不為玉杯玉杯雖賤止於玩物銅鏡雖賤可以照人是故君子之政雖有其制不仁而不可為也雖有其仁不定而不可為也雖有其定不嚴而不可為也雖有其嚴不明而不可為也明以立威以守定以立仁以立制雖吾子他日相天下亦有餘也况此太平哉越明日其僚湯伯元胡貞甫諸大夫問贈言遂書以送之西泉子者名鉞字宏用福之晉江人予

同年之厚友也。

康對山評此文譚理道處議論極高而文執筆力幾

之左馬

同朝文選卷之十一
送劉公致政序
潘玘

送劉公致政序

潘玘

唐荆川曰送劉公致政而粘着漢宋二美吏之事乃是借此而說彼耳議論宏大不涉界淺

按儒者之從政以下數語乃是設此難以相形凡作文須有此等地步方是作家

開西揚伯起之所出也新安朱文公之桑梓邦也揚伯起四知之長為後世清白吏宋朱文公以其道術用於天下而權輿於同安簿以揚夫子之持守為吏以朱夫子之同安治新安有不為循良吏乎今夫縣簿之官職夫田賦之徵勾稽之籍而已矣儒者之從政為撫字不為催科當其為簿不催科則廢職催科則廢道如之何古之人有言催科不擾是急撫字焉耳先簿正會計當聖人之兆足以行矣其不然者與曹屬為奸與稅長為市一以為兼併一以為苞苴而民病矣朱子之居同安名其解署曰畏壘揚夫子之所畏雖朱子猶且泣之而

此下方說劉公
先言其德政後
叙其高致文法
有頓挫有輕重

前以漢宋事起
此以漢宋事終
因健有力而一
篇超卓過人處
尤在一仿之上
教語上見出奇

况他人乎劉公起自諸生以明經貢於朝大臣察其才
受大縣為簿於婺三年矣賦有期數有手輸有勾故汰
平而民樂之可使有勇朝驅以善是謂以科督之政行
撫字之心者哉一旦以年老不欲仕自為監司去歸其
鄉此其志卓然足以自存其氣浩然而不可誣者也既
詩請於是揖令而行令驚曰王渙失仇寃矣吾安所為
情則酌酒與之別曰昔漢世不屑為簿宋之仁者屑
為簿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君之
來也為仁人其去也為高士不尔可乎故取以為贈
羅念菴評語約而意盡不為深刻險怪之言而其鋒
自不可犯文之入古者也

送參議陳公之官廣西序

田汝成

胡栢泉曰契首
連用四句文法
以并柳体而通
篇奇思橫發古
氣凌翔令人奪
魂



予嘗涉南海跋夜郎翱翔桂林陸沉炎裔訪古撫今跡
山川之源委覽形勝之周防諏夷索之情偽決戎務之
緩急喟然嘆曰嗟乎茲非終身受用之區哉吾雖病訥
乃今談邊事纒口乎若倒囊而出物也夫人患无遠遊
之志而抱貪得之私爾苟才欲顯於眾難志恒甘於澹
泊則在彼猶在此也而何鄙於邊方哉五山陳子傑才
也自閩臬迂粵藩參議以予新自粵藩來日以粵事為
問予先談其難則陳子慨然深思也繼談其易則陳子
欣然若有釋也終而予縱橫其難易則陳子翬然復疑
而予則與之引酒擊節運箸而畫之曰無難也無易也

白子先談其難
至神欲往者屢
矣此三段如人
先藏物囊中預

備故臨時不竟
倒囊而出之
人
雄思蔚光區區

據廣西外捍交
阻以下至數吏
難轄處中間凡
三解其形容道
吏之情狀與兵
事弊吏之利害
如炒照龜下死
不切中膏肓操
管至此亦可謂
盡談天下事矣

如此而難如此而易爾則陳子翩二然喜溢眉廣身欲
留而神欲往者屢矣予因以識陳子之往有為也夫廣
西外捍交趾內屏湖襄為南維重地然半荒服也治異
中州故夷酋難駕兵事難綜弊吏難轄軍官土官姻聯
瓜葛為之嚮導探我底裏怵膽寡謀則跋扈以嚇我投
間納賄則役我如奴况乎賞罰久淆疑憤世積即有約
束抗問不行故曰夷酋難駕也猩猩諸蠻踰山伏穴喜
則人怒則獸繼而惡汰慙而易欺託寄豪右之家為之
養益齟齬其間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利則掩匿
埋奸千方居解不得利則宣露宿惡傳以醜詞震驚官
府徂我不察輕卒損威釀成酷禍迨乎臨陣決策呼吸

此以下凡三轉
每轉俱照上
段生意且其惟
語辭非若吐吞
真是奇之極
令現者不得不
動搖心目

存亡百慮攻衝頭鬚為白故曰兵事難綜也嶺徼守令
半出遷謫之科非毫則玷包含愠憤以齟齬其民職業
不脩而怨上官之覺察容之則廢汰稽之則反唇機空
所關往、漏洩敗我所圖故曰弊吏難轄也雖然是為
足以動豪傑之襟懷哉吾能秉照以飭法守信以布令
推仁以體下好問以矚遠則難駕者誓矣吾能章示好
惡離其蔭蓋赤心所加陰不畢達刑必懲於首惡兵不
蔓於非辜好謀於先事而決策於臨時不得已而用之
非萬全不發則難綜者理矣吾能端儀立準零威以臨
之寬而不隨明而不訐則難輅者服矣夫丈夫生而系
孤蓬矢以射四方所以明有事也廣西雖遠險寧不愈

引班超一并敷
勵陳子之意懇
切

述陳弱室以
善二字生出許
多議論足見
致出一步且
玩由前談之由
後談之數語更
覺昂藏奇崛
雄一在自秦漢
以來未有也

於匈奴哉。班超投筆而興馳志陰山之北。遠遊固豪傑
之所欣躍也。昔者予友陳弱寶之官嶺右。其友驕無狀
者戲之曰：此亦善地。可寬居之。弱寶曰：是雖謔浪。可以
規我。遂名其堂曰亦善。而為之說曰：亦善者苟美之義
已。孔子謂衛公荆善居室。終於苟美而已矣。夫人貪得
之心生。於不足不足者。喪德之媒。而亡家之本也。人能
以亦善存心。則粗糲苟克。不必膏梁也。布帛苟煖。不必
文繡也。爵祿苟安。不必奔競也。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夫由前談之足以恢遠遊之志。由後談之足以餌食
得之私歎。則廣而雖遠。險顧非終身受用之地哉。陳子
嘗以御史巡察江防。鹽徒為亂。勒兵勒之一叱。而橫

即陳公巡察江
防一事乃云才
已試于艱難便
知不難于廣西
之任。文法与前
相照。庶語斯文
可以窺人品。

今按察閩。會操潔秉公綜理。周密門無私謁。囊無長費。
信乎才已試於艱難。而志雅甘於淡薄者。自茲往也。李
將益深。而名益顯矣。於是同官劉子輩。笑曰：善哉。田子
之談也。核而有徵。聽之令人忘倦矣。請緝予言以授
陳子曰：携以往試。其言果有合乎他日幸書以報我也。
唐荆川評此文。始之以自處之道。繼之以邊境之情。

終之以規戒之義。委曲雄談。核白有寔聽
之令人忘倦。

送朱升之序

唐漢石曰此論
雖明文卻渾是
秦漢人声口語
意大畧寫鄒阳
獄中志相似最
便卒業

送朱升之序

康海

夫折堅斷劔、刺羣、剡玉、无向而弗利者、良劔之用也。沙汰前濯、溶鑄煨煉、精究愈新者、兼金之質也。故士無炫譽、當事乃奇、騏無異、足登塗則妙。君子之節、豈可約以細人之屑、見齊以鄉鄰之鄙情哉。故葛藟生於高山之上、非其才有凌於楸栢松栢也。犀象伏於澶涸之淵、非其躰固亞於猿獠麋鹿也。高下之分、定而倚托之勢、殊也。故觀士者、不於其細、而於其大；亮才者、不於其明、而於其隱。二者所以斟酌、豪俊窺識、英妙之方也。然五羖顯名於秦穆、于臧、疆迹於威、宣二君者、窺識明而斟酌當、巨細靡遺、隱顯不議、故俗議不能繫、浮辭不能怒也。

奉五羖于臧并
其思伍員諸人
一是君識其臣
一是主疑乎下

此內見諸公有
說疑之變幸賴
至上海知以故
得脫于群口也
此段發明心迹
殆久而議論
英草

自以論悉出于
縉紳至數固不
可易也詞調之
凌厲世京

至若其思戮身於鄭武伍員盛尸於鴟夷豈其誠未達
於上而議不竭其智哉主疑而諛入故志阨行塞身歿
用弛也曩凌谿子提李開內勤懇懇若將一變而至
於道矣加以年則孝者誦習之力豈或少讓於浮梁
君哉細人倡之衆人和之故腐者見污純者見疵使
聖天子公卿之明少虧於秦穆威宣則凌谿子安脫於
群口也今倚昵成俗苟且持論非一日之積也故私者
家奉而愛者見按拂者被訛而異者遭遣彼徒以太阿
假之曹族宏振委之碩讓皆非其事寔也士大夫者公
論之所係也今異記悉出於縉紳而公論不稽於古訓
是仲尼邪偽於衛而夷齊瞽昧於周之日也即有才美

前面許多說話
皆是說凌谿不
宜改治至嫩未
二三語隱然為
繼凌谿者而發
見不可不慎

上安所聞即有邪罔上安所察故志士甘心而就廢豪
傑長嘆以遠世者非有以馳想於下許致薄于伊周也
勢既無所容而數固不可易也夫廉清脩潔行能純備
者孟堅所以誦李育也苟以勢觀於凌谿子則育豈復
敢結駟於齊穀抗肩於周行耶然凌谿子則無之矣聞
凌谿子改治滇南故予得私叙而贈之焉此孝者所共
覩而當塗者所宜慎哉

胡栢泉評氣雄思蔚光采逼人迄今海內大家可相

頡頏者誰邪

此詩泉石居詩思甚深求道入道今賦詩大率可佩
辭而當金者河空與若

空如金至如木
二三四五
如詩如木
首三四句

送涇野呂先生尚宝考績序
王廷相

張甫川曰首四句宛如時調入此于本業中自成一家奇品

文本序呂仲木而却又引何粹夫來說亦是變幻文法非若今人拘繩墨者可同日語

按舊行實李二段是與首四句

送涇野呂先生尚宝考績序
王廷相
士惟篤行可以振化矣士惟寔孝可以經世矣曲德細操競之有執非不可以自美也以此動物則微研究載籍師守章句非不學於古訓也以此敷治則淺何也行非敦化而學靡達術皆遠於道故耳余取友於天下得有道者二人焉河內何粹夫高陵呂仲木是已彼二子者篤契往哲幾於聖軌求諸今之世蓋絕無而僅有者也觀其忠君孝親從兄信友儀刑於妻子卓乎世之表儀又能率履貞淳游心澹薄非其道義雖世所華重若塵垢我若戕賊我若辱蟻我者甘貧守節老而彌固所謂萬物不好其志天下不易其樂者是矣不念古人

相照應且筆法
句法俱備備高
古模寫到此似
公發及二公生
乎鑿行矣

之篤行乎其學之造詣通極天人言論風旨希夷瑩澈
時而群疑方構机互未審乃能據經躡聖檢括參合獨
斷內疑典道無爽所謂出入經術動中幾會是矣不亦
古人之宴享乎嗟乎夫欲興治必以彌綸之業休諸大
賢當今之世舍二子其誰哉乃頌粹夫高臥丘林與世
淪棄仲木浮沉散秩時權未由方今
聖明當宁求賢如渴而二子者乃落落不偶若此豈晏
嬰之智不知仲尼在人未盡合欤抑上天之意拂而
逆之使將大受輔堯舜於晚節欤天之意不可知而人
事每會其塞此有識者之所以切慨也嗟乎賢之知不
知責在人者也治之成不成責在天者也二子則遊世

說二子不庸于
時處雖是惜才
然玩其語意隱
然有歸咎執政
意在至其責在
人責在天二語
有許勿會者

前面將何粹夫
上仲木並形此
他單言仲木為
尚室考績而作
也語不待不煩
重

無悶矣天下將奈何仲木為南京尚室考七年將奏最
於天官氏諸門下生正即楊君徵浚川子之言以贈其
師浚川子乃奉仲木係天下之望者告之若夫尚寶之
績則固散漫而不俟於言矣

唐漁石評黃鍾大呂其聲韻自與他音迥異
崔后渠評秦人聲漢人調宋人理致

自公毅然獵獲
以下至誠詩勝
策矣皆是模寫
周公方畧之妙
逐句皆是新意
皆足奇論文出
最高讀之有余
味

引詩一段見得
周公兼有
得譚李二公文
有乃天之日而

間者島夷寇閩中諸縣道烽燧相望又山澤亡命乘墉
而聚沙尤間危延者如壘如矣公毅然獵獲矢諸衆曰
夫延故七閩襟喉也延危則七閩之道阻而徵兵餉
其進無繇以吾居延而使七閩坐困又安在其為良二
千石乎吾益有以籌此矣故寇至公輕裘綏帶以臨之
使民不懼寇退公又卧薪嘗膽以備之使民不懈夫不
懼則待敵有餘勇不懈則思患有餘智以故夷止異境
乘墉之衆執而為俘公誠得勝策矣詩云文武吉甫萬
邦為憲漢制太守兼領武事則稱郡將予竊謂今之七
閩守吏皆有郡將之責也至稱文武才宜莫如公會中
丞譚公御史李公並以公文武才流薦於上謂宜提兵

延之公老又極
與庭留泣涕想
當日惠政系自
有動人如

以海上夷人從
入處壁之門戶
以延壁之堂與
此一段雜談真
經生家萬千不
去到至說不負
中丞御史數語
即一句一字无
不粹然透骨

漳泉制夷於海不使得內侵是時上方宵旰南顧喜為
海上得人遂報可乃延之父老相扶携遮道流涕固爭
於中丞御史之前曰奈何奪我師帥撤我保障邪願我
奚罪不得效河內人借寇君一年邪兩公諭之曰父老
無恙汝周公此行為父老耳夫閩大勢譬一巨室而家
督者所使捍門戶得其人則卒室之人無警今海上夷
所從入門戶也延堂與也汝周公居延之安移之海上
則夷無所從入而七閩卒安且父老獨不聞楚以子王
輕重魏以無忌折衝又不聞晉侯曰百萬師不如一賢
將乎奈何徂堂與之粗安而忘門戶遠計為也父老惟
唯收涕從諸大夫送公于郊而拜之曰願公此行克壯

其猷使海上諸孽望風而萎豈惟不負中丞御史所奉
即皇上十年南顧之憂非公其誰解之父老不即糞
溝壑猶能延佇太平矣公遂慷慨策馬以行
馬孟河評風骨凌海嶠識見過霄漢如鶴鶴阿閣聲

徹四虛

送郡大夫仁甫楊公擢赴襄陽郡丞序 吳國倫

李滄溟曰大凡名家作序記起首多用猶豫之辭而后方用已意展盡如此篇序楊公其序之須却又代州士人為主爵者之辰文字滂宕多為得子長之體
自士患无用世才至三公九列地于此段說主爵者深有意于楚之重故姑假公以歷試之此等意思有嗚呼飛躍之態真如鶴迎風巨魚飛

楊公之為興國蓋六年兩上計所經部使察舉長吏貧能凡數輩無不首公而署以其等之績任不可謂不久而知公之不可謂不多矣顧不得君拜三公入居九列與漢貧能長吏伍而僅以次擢丞襄陽州士人相顧失色且不知主爵者何意豈襄陽足以居公而丞有加於牧耶吳子曰不然士患無用世才矣患不見知遇公既以才而見知遇且為之推轂位望自此升矣即襄陽據吾楚上游扼荆蜀而提宛許名為郡其寔一大都會守丞非其人即主德不宣而保障失策全楚且受其病主爵者殆有深意于楚姑丞公以歷試之安見非三公

聖然

已意未了又忽
然生出諸士人
喜快一段來并
楊公昔日用文
以治吳之快果
如為中所云風
諸僚惠百姓吳
除革奸抑豪獎
善手類真與古
穎川勃海並著
矣第未知揚公
果如其言哉此
段文詞條爛如
翠羽明珠自是
奪目

九列地乎。諸士人輒然喜已。又感然惧謂公久于吳。諸
所為與計而遺之。安者法至備。勞至深也。柰何遽去。吳
而襄耶。鬻子之言曰。政平于人謂之文。政礼恭於人謂
之文。礼治仁於人謂之文。治公故吳文人乃即用文以
治吾吳。大者修師帥之体。以風諸僚佐。僚佐莫不稟
憚之。而百姓陰受其賜。而又勇於吳。除神于。擿發堅於
抑豪右。以信善良。以故六年之間。百廢罔不舉。百弊罔
不釐。狐鼠無所依。馮豺狼无所馳突。諸游民之浮食間
里。與諸巨室之詭脫徭賦者。肅然一清。公之有大造于
吳也。蓋千百年一日也。今日去吳。無論諸。纂葉復萌。
卽卿之稟。怀憚心者。未必不憚矣。公茲行其繫一

一善未已。卻又
出一善來。議論
愈出愈奇。如虎
人虎。淵一動一
紫此川。樓公所
以為高乎

方輕重。豈淺妙哉。夫衝狼牙之石者。非巨流。无力破。駁
豁之骨者。非大越斤。斷微公孰使吾吳。與穎川渤海並
著。吾又惧難乎其繼也。吳子曰。公道愛甚深。而士人之
為桑梓。慮益遠矣。乃予私為公計。則守丞非所擇。三公
九列非公。所難知。公才足以用世。而舉又足以廣才也。
夫第大輿者。載萬鈞。前引馮駢之足。雜以駮駘。此天下
至健也。動可摧阜。靜可以絕川矣。然車徒衡師。每援其
鉗。以塗其空。始滑。如泉湧焉。子故不能為天下任重
非力之罪也。以探鉗塗空之術。踈也。公其以予為殷鑒
哉。

汪南明評通篇詞雄語健。意到思深。至末兩壁。更覺

選以蘭州之守
役之恐隨才器
使者不如是云
此段妙處只在
才而遇合之難
一句上如言御
人變驚受繁纓
等語形容遇之
難合至中又以
文事更事並言
文法十分變幻
自漢武帝至詎
無意乎此處見
得守蘭州者不
必有斬將奪旗
之功但能固圍
以洛不虞如賈
生待所談亦得

才而遇合者之難也。御人變而國色下陳，駕受繁纓而
驥伏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固然矣。如使泚女必妃，
良馬必路彼之歌，文王誦伯樂者，徒虛語耳。豈世所希
覩者哉？嗟乎！今之宦學難矣。馳驅則賤詭遇，則良吾欲
以吏事興，吏事安可興也。游言多和，法言實和。吾欲以
文事興，文事安可興也。使得一當要害為天子守四夷，
即不能繫單于之頸，斬月支之頭，視彼大而無當者，似
賢矣。漢武帝拓地西北，開張掖、酒泉諸郡，諸將有尺寸
功者，侯之。乃今諸郡之係於蘭州，猶綴旒也。守者能附
眾威敵固，吾圍以洛不虞，即不侯其功，非尺寸比使賈
生、陳思王在，寧詎無意乎？秦越人以禁方游列國，其為

矣，何必習其
此却隱然為使
君開地步

後本色上引秦
越人譬喻而又
用雙閑文法見
使君不難于治
奉絕高議論且
繳末言使君雖
文辭瑰格邊封
事則使君又不
專于文詞者說
論如江河之沛
大是西溪中佳
處

醫屢遷然列國之人遇越人者无不生活其業精也。晉
以詩書將卻毅，豈必習兵使君晉人，何讓郤氏。茲入秦
則越人之為小兒醫矣。往使君病瘡七日始寤瘡方甚
卧内誦備邊封事，盈數千言，大要皆西鄙事，兵家不
能道也。其後五年蘭州之檄且下，然則使君之勲業其
將自西起耶？使君西矣。

王鳳洲評此篇前後照應古宕不可言，即雜之史記
中誰可別其為今調

自天子不巡方
至其何以治百
姓見得使臣當
要自任其操柄
不可使人得以
手之此段議論
極高至其中假
令三樣文法又
直刺入使者心
髓

公將為御史君央英者何高陽生曰自天子不巡方而
使者之所事。天子事也。天子以威福馭天下。議爵賞
詔執秩議刑獄。詔士師。使者監方伯部中。以一人任其
操柄。其權重矣。假令帝威福之權。而操下太急。則詔事
者至一切以遁心應之。及畢事而釋。吾權且從而議其
後。抑或多所假貸。浮慕長者之名。卒之衆悅。而名章高
位可坐而致。蓋善仕者之為也。夫巡狩之事。載在王制。
者可放而知務。在科察諸侯。修慶讓。以明好惡而已。乃
今慶讓在朝廷。而科察在使者。即使人得以干其操柄。
利察廢而慶讓不行。其何以治百姓。上方用言官議
詔。執憲察有司。賢不肖狀藉其最甚者。以聞於是。聞者

此段說使者有
負于天子如言
野勤切讀之令
人生寒

通篇已入面境
至其顯心如尤
在牧馬一段便
見憲便職在察
害民之有司若
夫休息與民寬
政則付之有司
耳直探本之論

競。願自洗濯。以避鼎鑊。失使者奉。天子約法蒞左
岳。以臨百官。乃若謹舉有司。固其所夙夜者也。願今善
或不章。惡欲不瘳。至煩天子之慮。而以明詔之使
者之任職。謂何耳。夫葵猶恤其緯况。天子紀綱之役
乎哉。願御史君無失使者權。山東幸甚。客曰。僕聞山東
飢民有菜色。願與御史君休息於寬政。何論權。高陽生
曰。若客所言。則良有司事也。昔虞帝子民如父母。豈不
孳孳拊循哉。其覲諸侯。一以削趾加進為務。主權尊而
民治起矣。譬之牧馬。圉長察馬之肥瘠。以課圉人之勤
惰。即日一。至芻牧善而馬肥。假令惡圉人之不共。而
以身攝其事。則一馬飽十馬飢矣。故知牧馬者可以牧

天下去其害馬者是也。比安能去權哉。客曰善。僕願為
紹介。請以是效之御史君。

翁東崖評立意高邁語之軒翔直是一篇經國文字

送張副使序

喬世寧

高蘇門曰昔漢
蕭望之不欲外
補為國謀也今
世人樂居內而
厭居外全是自
為若本朝楊
文貞得之近則
張君殆庶九云

按記說誦習何
闕行事等語最
切今人不事
者病痛西張君
以文學顧問之
士而亟欲習政
宏誠如篇中所
謂云

今海內承平。士大夫往二習尚文物。以養望俟時。故仕
者率重內輕外。三楊以來。翰林益重。諸官翰林者積至
卿相。終不外補。自宣正時至今。不易云。張子登進士時
以博學醇行。選為翰林檢討。人以為卿相之地。乃張子
非其願也。嘗曰。士遇時報。主宜急與。明習時務。欲習時
務。莫先於理人治事。今翰林者。願安所事。二也。吾自惟
記覽誦習。何闕行事。議論交涉。何益致業。賦詩綴文。何
濟民艱。竊媿經生之末技。非達士之鴻操也。於是數自
求外補。遂出為湖廣叅議。叅議三年。治有善狀。乃有貴
州副使之命。夫莫邪利割。試牛乃見。騏驥善馳。登途始

歷指漢唐宋諸
名臣皆是由外
補以路並位者
以故后来相業
無不可人意如
薛李二公由平
日明習政宜茲
声稱所以往異
于人也特取之
以形張君亦是
看得太高也

信。何者名与實異操。而聞与見殊事也。余數見世之文
學者多鄙簿書。而簿書吏亦笑文學。故經術疎世用。俗
吏媿名高。是皆器能滯而材性僻也。張子以文學備願
問侍論思者。乃欲習識政宜若此。豈徒窮覽往籍參
稽制典以養望俟時者哉。此全才之具。而相業之資與。
昔蕭望之試三輔。黃霸起潁川。狄仁傑撫江南。王旦判
鄭郡。韓琦監左藏。此其人皆名相也。當其時。非不知其
才德也。然不即置諸清顯者。蓋將充發才識。且以示相
位之重。其涉歷若此之難也。然此猶異代事。國朝相業
最著者。稱薛文清李文達二公文。清歷僉事大理丞卿
文達由吏部郎歷少師。寇其聲烈皆自明書。政務也。張

數未用全才之
具相業之資也
句正見張公是
兼才而非局于
文章者類與前
照應有情

子以湖廣達海內之治。以貴州達諸邊之情。狀時務治
體大略具茲矣。余故以為全才之具。而相業之資也。諸
大夫以為然。乃遂書之以竊附贈言之義。而諸大夫懷
舊感別。則余亦不盡者云。

何柘湖評此篇深切時弊。後段引証處更覺婉曲華

潤

歸震川曰起首以位之已至未至為衆人与賢者之疑望在焉全是用雙關文法與韓文答陳商書机局相同

白倫庶僚充外臣至實然耳矣此是答者之疑而衆人之望恒在

送江西憲伯汪西潭之任序

王慎中

衆人之望與賢者之疑孰得哉其位未至可以有賢者之疑而不可以無衆人之望其位已至可以有衆人之望而不可以有賢者之疑方其倘庶僚充外臣有不可易之職與不可踰之法一毫之不取一介之不受而人服其為潔矣一發言之不輕一舉事之不苟而人信其為謹矣然而賢者疑之曰職有所不必守而可以行道法有所不必存而可以濟變何皎々而為潔也其為避謗而養名耳矣何認々而為謹也其為遠罪而寡怨耳矣及其都若廊據其瞻有所宏濶以汎應則取焉而不為貪而人譽其跡矣有所籠駕以旁行則權焉而不為

自及其都若廊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

卷之...

三

其具瞻至胡為是認也此是登者之知而衆人之疑不免此非文法直知游龍變化莫知出沒端倪

以無衆人之望交互來說在他人不免重復此又與伏項挫雖重不見其重此所以為高手也

前面說話雖是活言便已含汗

譎而人駭其形矣然而賢者知之曰苟可以行道而非有愛於其利則謗有所不恤而胡為是皎也苟可以濟變而非有便於其私則罪有所不辭而胡為是認也二者果孰得哉無衆人之望則賢者何所用其疑賢者疑焉而後衆人之望彌重惟其積衆人之望而後為賢者所不疑之為則其為之也因為賢者之所知而之可以無駭且訾於衆人今之位已至而能為賢者所不疑之為其誰欤其公道無可行變不能應徒為私與利而已烏得謂之汎應而旁行也哉然則非其有皎也認之素未可以汎應而旁行也新安西潭汪公蓋吾所謂其人矣不取不受以明潔而人信之矣不輕不若

公在內此方指其失而言之不取不受一段却是應前其位已至意思今為應便一段却是應前其位已至意思句法章法最巧

本段字句七閱前无一处滲漏不意行文之妙詎至此哉

以致謹而人服之矣由前之位積衆之望吾不敢以疑汪公也今為廉使於江西其太若廟亦近耳職有不必守法有不必存吾將有望於公矣狗衆人之所望而守前之為吾且以疑汪公矣其為潔也果以道說其為謹也果以逃罪耳矣有可行之道當難應之變不務信已之志圖當世之大功為賢者之所共知而好避衆人之所訾駭是為皎也然而已認也然而已豈吾所望於汪公哉

王荆石評在秦漢之間居唐宋之上

馬乾菴評此文在題中生意言外造語神巧變幻不

可端倪

王侯將相皆由孝廉入閣... 臣等伏以...

張東沙曰此篇叙決獄而借庖丁之言形起構思精用意巧至其中間原王者生民與夫叔世殘民以逞兩段字由人心天理上發來

送陳主事之江南決獄序

翁大立

張東沙曰此篇叙決獄而借庖丁之言形起構思精用意巧至其中間原王者生民與夫叔世殘民以逞兩段字由人心天理上發來

莊子著養生論叙庖丁解牛事甚悉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君子曰獨養生哉亦決獄之法矣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之大極曰死吾聞王者生民不聞死之故刑雖設期不用法雖詳期不犯及罹于罪則求生不可乃置諸刑斯用樂不舉示民有痾也尸諸市朝示不敢專也三讓五覆具在政典誰能易之叔世風敝長民者殘民以逞民陷于罔從而糾之以刑是猶閉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傳曰獄者確也確人情偽囚者適也詞窮情得以罪誅適也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奸是法者非緣情而制乃設罪以寘

人情天道四字
乃承上接下之
詞至后承天心
于天和等語又
皆本之天道上
生來文字有照
應

此段雖以御史
司寇並言其寬
重在司寇上觀
篇中所謂听議
于主刑者便見
必如此下語有
輕重方得主客
之意中引寬解
毛刃字眼是就
庖丁上說自看
至尾不離解牛
未達喻十分情

人此豈徒聞于人情哉。又不睹之天道矣。國家稽古建
制于刑獨詳于幾。允慎民有辟訊之官司。讞之司寇
評之廷尉。聞之工。乃始決辟。此令甲也。決辟之權屬
在御史。歲輔之地則御史不敢專也。歲遣司寇郎往與
偕議。乃敢決辟。臨辟有詞。司寇即不敢專也。議而罷之。
以俟復慮。夫御史奉天子命往按其部。意之所向。盛得
自裁。至于刑乃聽議于主刑者。主刑之責。不久重哉。故
主刑者將承天心恤民隱。宣德意以布告民。之司命
也。民犯大辟。讐則髓髀然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
離者。至于髓髀。則毛刃有不敢決。民犯大辟。易而決之
將上于天和。下損國本。為傷寔多。故庖丁曰。每至于族

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是決獄之法也。
進于技矣。司寇即六泉陳子奉簡命往決獄于江南。謂
予當有言為贈。予何言哉。予聞庖丁之言。得慎刑焉。作
慎刑喻。

余同麓評備養生之術。以形決獄之法。蓋藹然好生
之心。裁刑名家視此。亦可以少懲矣。

翁東崖曰開口說生當封侯外當裹革使用將家風味語氣雄壯至示其如為犯難而忘死志不在死而在侯助破貪功徇迹者肝腸

送都指揮俞君志輔序

王慎中

生當封萬戶矣。當以革裹尸。此古之英雄貪功殉節者。所為慷慨而自許也。其生以封侯為悅。不隘一死以求侯。既得侯矣。又烏能歿哉。狗馬實於外。既玉帛羨於內。府子女聲色之美。充於下。陳耳目之好。既已給矣。口躰之養。既已備矣。患目之不足而已。又烏能歿哉。非獨然也。其始所為犯難而忘死者。志固不在死。而在侯也。然而有歿者矣。所謂以此始終者。其事有所不免。而豈其所自許者然哉。慷慨之士。不絕於世。矜奮而自許者。將何以信之。曰。其事有在乎犯難而志不存於求侯者。吾將以是而信之矣。自國家以武舉求天下之虎臣。

翁東崖曰開口說生當封侯外當裹革使用將家風味語氣雄壯至示其如為犯難而忘死志不在死而在侯助破貪功徇迹者肝腸

以前汎言武臣
至此方到俞君
身上說他平日
長于將畧善于
拊循處言二英
烈讀之令人畏
縮

自予見其所為
至故不為也此
段語意皆是假
托俞君互為之
問答耳文法俱
從凌駕中來

幾百年。而吾泉州未有應者。吾友俞君志輔奮然而出。以百戶中其科。居常作止動息與兵為徒。擊劔馳槊。達於持捶之嬉。關弓舍矢。狎於投礮之娛。探甲帶胃。而踞鞍馬。若衽枕席。而便紈綺也。其為千戶於金門為守備。都指揮於汀漳。所至與士卒同甘苦。愛無精稻。厨無皮肉。而營伍之井。屢度竈必善。具拊循勞勉人。必至。惟恐傷之。其誠心惻怛。發於中。而周於外。不徒色之仁。詞之厚而已。予見其所為。嘗駁之曰。所謂大將者。視方畧計數如何。奚在自操凶器。與卒伍爭技。而較勇。則是身不勝衣。射不穿柳者。不得將上軍。而冠征南。號令明。而威嚴致。則市召烏合之夫。可使前死。必人。二得其心。

此段見古之人
有堪將立勳而
可以成功者由
其權在今之將
不如古人之成
功為其牽制者
多也中間章法
句法俱深奧非
淺者可到

而後與之蹈白刃。彼行厨棄梁肉。而士有飢色者。非漢之名將哉。君所以復予。則謂凡吾所為。必始於盡已。不習其事。而苟據其權。不得其心。而欲用其力。吾以為於已不盡。故不為也。今使方畧計數明矣。而且習兵事。號令威嚴振矣。而又得士心。不尤為兼備而無患哉。且古之不風習兵。而堪將。不素養士。而立勳者。推轂而出。鑿凶門而前行。其權得以斬艾。磔裂人。而無所制於法。故能以威使眾。而可以有功。今將無殺人之權。而制之者多。又將率之。而與之共死。苟為不素畜其心。則有渙然而走耳。士誠与我。而自不習其事。悍然率而為之。先是委虎以肉也。吾雖不愛死。乃當以不習兵死。哉。以其所

末段屬望俞君
如言不而意无
劣

言考其所為。果豈以狗馬玉帛声色子女干其志耶。吾
信君之能矣也。以此今償軍亡將之。冀屢見於廷上方
聞聲而思將帥。行且名君。必不愛高爵以酬立功之臣。
君既習兵而素拊士。所向其有不成功者哉。敬書以俟
吾言之驗與否也。

潘樾谷評軍旅之文。大都要氣。豕雄烈。不可失於萎
弱。此文一染管便勢。如破竹。所謂詩成泣
鬼神者。非耶。

贈鄭顯則序

方孝孫

王爰川曰通篇
大意只在奇其
意而易其詞一
句。而而多設
論其後此句發
生

天下之論。文者嗜商。澁則主於奇。詭樂敷暢。則主於平。
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
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為達。好奇以為工。幾何不至
於侷且俗哉。善為文者。賔乎奇。其意而易其辭。驟而覽
之。憂、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
若是者。其為至文乎。聖賢之文。典後世之辭。純駁工拙
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
以其不務奇。其辭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
使其意不能過於眾人。而惟辭之修安。在其為奇也哉。
日月之在天。際於東而行於西。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

借至賔之文以
形后世之辭。則
近之而奇。傷詭
者。遠拜下風
矣

引日月一段不特筆法之高即句法亦莫不醒人眼目此明與之文至今以正學為主盟也

說三吳士變壞文體誠如公論

末段全是誇盡別正文法以後

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夫固不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听。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為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為哉。至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為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澁之辭。飭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味者群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為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為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文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觀鄭君顯則典焉。顯則為文不好為奇。而亦不流於易。蓋學而得其王者也。予切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善。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

古意結得似軟而實健

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明也。况於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政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不古類哉。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立瓊山評文不可好奇。不可失於淺易。此篇不奇。不易真天下之至文哉。

贈王仲縉序

方孝孺

王愧野曰論君子小人而先設此二意言近而遠詞簡而文筆法最高恐他人說不到

李張氏來華分
林處士來應
君子有無限意
趣使世火炎之
徒觀此真然不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騫利生無聞而歿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為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駭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為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予曰此元偽吳張氏宮也。予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予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予未嘗不

敢昔涼而趨熱
自方張氏盛時
至又何足憾哉
發明遠近意最
高妙至說知士
特一詩人此段
又推出一層文
法变幻

緣結教語深勉
仲縉而悲眾人

為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費。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師徒僮。擬乘輿。亦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時。破廬弊褐。羸童野鶴。出入於煙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氏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足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况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為迂。仲縉告予。恐其沮於眾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為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眾人知所有者之

正古即昭應

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解大紳評舉張林之一富一貧者來。譬君子小人其

言最為確當。其詞最為高古。

李空同曰開口用四疊文法鋪張甚宏麗而意調逼古

說京邑唯理處語一切當至云笑談之間戈茅存焉等語非身親目擊決不能形容如此親切

贈太吳尹湯君宗遠序

刘珣

今內外諸司之難理者無喻於京邑何也彼版圖生齒之繁租庸貢篚之夥有剽煩之才者可理也人情變幻之累獄犴不平之辭有折獄之才者可理也權官勢要之脅小人詐譖之撓有應變之才者可理也風氣習俗之偏啼飢號寒之苦有裕民之才者可理也環天下邑而有此則列於上號於下曰難治矧京邑而為難者皆萃乎余官京師二十年見尹於是邑者非不才也然安於始者必危於終出於此者必入於彼支持弥縫竟日不暇笑談之間戈矛存焉堂奧之中虎豹在焉出入之頃陷阱匿焉職是而不能緩厥位者十常八九余未嘗

按二字乃一篇大旨而羊腸康衢瞿塘溪澗之譬絕是巧思妙想似後法悟中來

余謂居羊腸瞿塘之險則能全

不澄心靜慮以為尹京邑者雖有剽煩折獄之才應變裕民之能而始終以懼心為之其殆庶幾乎今年古吳湯君宗遠自太孛生來蒞是邑余聞之甚喜且懼喜其官居輦轂之下得以施其才懼其有前數者之難恐以沮其治余固不能不尔也或曰子之所喜懼固厚矣譬於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莫不仁於溪澗今夫太興天下之羊腸瞿塘也居羊腸瞿塘之險者豈敢心輕躁以自恣乎而尹太興者固已如之天下之邑天下之康衢溪澗也居康衢溪澗之易者豈能不玩愒而自肆乎而天下之邑者或亦如之居羊腸瞿塘之險則能全居康衢溪澗之易則

此二語不但說處宦途者雖至于進德修業莫不皆然此段意味極悠長

必覆生於憂患必於宴安或人之言厥理明甚宗遠思京邑之所以難鑒前人之所以失而始終以懼心為之則既舉矣斯既舉彼內外諸司不足為也雖守一郡一藩佐一節一寺不啻舵移而舟行輪運而車轉不勞而理矣余知宗遠之居斯邑蓋將玉成於遠且大也宗遠余友翰林陳先生姻戚家也先生余所厚者泝先生之厚而及宗遠嗚呼不叩其兩端而竭焉宗遠其無感余言之過乎規

繳結中語全是規勉

唐荆川評意高詞峻語宕氣奇而中間最不可及處

尤在譬喻一段見文章精妙

李滄溟曰按漢時以文武為一科自世代變始今文武為兩途故儒而不能兼武者不可望一二于千百迺王公以文學養身而其武人足當勁敵斯亦古今不易得哉

贈王太保序

劉翊

今夫人皆曰世昌儒而文固也。儒而武其難矣乎。劉子曰不然。所見者小。所言者固小也。夫所謂儒者。豈直可文可武。邪。可大也可小也。可遠也可近也。可重也可輕也。舉斯世皆可運於掌上。是故天下古今之書。死而不讀。三才精微之蘊。無不通。萬物榮悴之理。無不燭。歷代興衰之故。無不究。安危常變之情。無不歷。華夷離合之由。無不實。其中所存。自有太過人者。皆楊子謂魯用儒而削何也。君子曰。魯不用儒也。姬公用周。四海皇。孔子用魯。齊人章。不用儒也。如用儒則無敵於天下。安得削夫前所云儒者。此儒也。非今所謂記誦詞章之儒也。

前面說儒不直
可文可武凡可
大可小可近可
遠處俱是今內
事句字與
天地位數段相
照應

以上汎言儒用
此方若入王公
身上據六籍之
書无不讀以至
擒斬名王酋長
并身虜動千百
討真是文武全
才雖古名將亦

天地位萬物育執天之德以曠帝明以登三五大用儒
之效也小而一官一職不足稱也以四海為一家以垂
夷為一視煦以深仁裁以正義遠用儒之效也近而一
藩一郡不足治也以托孤為已任以扶傾為吾今雖泰
岳不為重河海不為深重用儒之效也輕而一技一藝
不足為也儒之用千轉萬變不窮如此碩遇不遇之間
尔世昌於六藝百氏之書無所不讀於小道亦必求其
故於辭章不假雕琢而自工事至物來若有先見凡三
才萬物兵衰常變離合之故亦歷於胸中初繇進士
監察西臺時三法司刑名甚劇咸經其手既而巡臨一
道所過凜然兼鎮齊魯百有九郡邑官吏畏威小民懷

何以遠近

舉靖遠之所謂
文武者果形王
公見得彼之文
武終有不及如
數末引孔子
夏采說全是望
世昌求進于君
子之儒意

惠為都憲提兵大同延安綏德各邊號西北長城典強
胡對敵大戰以百小戰以千擒斬名王酋長暨首虜動
千百計嘗自云百苦備嘗尤歎不悔於戲太保尚書之
陟玉帶蟒服之賜蓋宜也非倖也粵我 皇朝宅天下
百許年儒而文武者終靖遠伯王公一人而已王公督
師南徼掃盪蠻煙武矣視摧陷強胡之武何如也名登
甲第職列司馬文矣視不假雕琢之文何如也劉子交
世昌有年矣不独知世昌可文可武其於遠近大小輕
重之任亦無弗可者靖遠之後宜相繼而伯而侯俾天
下後世稱之曰此大明一代人物也其增光儒道也又
孰云弗宜昔夫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名一也而復有彼此之殊世昌擇哉勿使刘子有愧詞也。

董潯陽評首尾布置與中間叙儒之妙不可及矣然最妙處在俗王靖遠一轉見筆力高邁

贈太守劉時勉序

劉珣

程篁墩曰開口說仁者愛民二心愛君語雖平易而含著意思深遠

或問某曰仁者愛民乎曰然又問曰民之愛之乎曰然然必上有以仁之斯下有以愛之上下相愛守之事畢矣成化丙申五月戶部員外劉君時勉出守於青其青產也知青之深者何為而不為時勉告夫青統州邑十有四壤地千里人民衆多鱗集瓦列弗計其數自庚寅歲以後數載亢陽水陸之草木俱盡餓殍之民在：而是歲或一稔又復重斂民之膏脂亦盡故青之民豈但手足麻痺不仁之人也肢躄羸茶氣息奄：不能自持所可恃者昧未憊耳苟不待良醫而藥之輔其氣血調其飲食時其寒温何能自全於世哉肆執政者知其然

形容青州人民苦勞之扶語抱心入骨非素知民瘼不能言可与韓文贈崔后州序相參看

此文之妙只在
借醫家輔血氣
調飲食時寒溫
三句以喻時勉
青州之往當
此云云

逐節用醫家譬
其義論最切當
毋意取圓備

揀於衆人之中而得時勉時勉其亦知所自勉乎不越
前所云三者而已一言以蔽三者不越仁而已矣是故
以十四州邑為一家貧富壯弱斟酌而賦役之不傷其
心不損其力非輔其氣血之謂乎百姓之居處服用婚
姻喪葬悉從儉約道之務本勿忘前日之害非調其飲
食之謂乎可興之可去之撫綏保合而各遂其天
非時其寒溫之謂乎夫醫而能施此三者之仁於父疾
之人醫之良者也守而能施此三者之仁於父困之民
守之良者也父疾之人一旦而獲全解不以醫為更生
之父母矣父困之人一旦而獲安解不以守為親生之
父母矣上仁之下愛之而前代召父杜母之稱頌豈誣

舉漢唐守為水
衡節尉等官乃
不為時勉望此
中便有願甚真
切于民事文詞
勁直

耶至若漢之守入為水衡都尉唐之守入為少府之常
格耳某不以是事為時勉慶也某交時勉幾二十年知
其仁恕才識足以辨此故瀕行不以頌而以規

崔后渠評送人作序而借醫以喻政不止就事論事
文有法度意寓規箴文之絕高者

錢鶴灘曰開口
詔憲臣厥任之
重便知不可以
自輕而一篇緊
關尤在惟德之
為御史知所自
重而不輕也

贈監察御史王公序

張文僖公

自政事或未講
其體要三句與
下則何以宣達
三句一豈該詩
御史之重一豈
該得御史之職
其曰勤一勤
又明白規戒

天子撫有華夏。蠻貊建百官。以共理。惟茲推憲之臣耳。
目攸寄厥任。為重曷可以自輕哉。姑蘇王公惟德。在宣
德庚戌。自太學生拜陝西道監察御史。今以外艱起復。
調山東道。交游以惟德之為御史。知所自重而不輕也。
屬予言以贈之。予惟御史實寄朝廷耳目。固當自重。
然於政事。或未識其躰要。百僚或未察其邪正。持已或
未致其端潔。則亦何以有所宣達。而裨益於治化乎。何
以有所激揚。而振肅於紀綱乎。抑又何以有所澄其源。
而清其流乎。惟是三者之或未能。雖曰款、勤、不過
患失而已。烏足以為知所自重者哉。蓋知所自重者。則

引張綱范滂諸人皆是御史有聲者舉此輩又身欲其尚友氣韵沉雄卓不可及

能侃正色精白一心言其所當言行其所當行不為威而屈不為勢而撓使夫聞者耳以之而聰觀者目以之而明其於政治是裨是資若張綱范滂之在漢馬周温造之在唐斯其人欤今交游謂惟德知所自重蓋以其志篤效於此也於乎惟德志篤效此是足為名御史矣福祿之申其在茲乎予故特書而為之贈

丘瓊山評此文僅三百字而議論關涉風紀更兼筆力古健所謂語約意盡者非邪

贈余思睿序

李夢陽

宗方誠口先以壽天疾病禍福子孫三疊文汶說起自教番至尾皆本諸此意思深長不見斷續

蘇丹朱商均并行聖賢來証天壽故事明白切當且前面以天壽起而終之子孫後而教子孫資也如是也

夫舉其身而能自知焉者寡矣故壽夭吾不得預知其壽天疾病禍福吾不得預知其禍福子孫吾不得預知其賢不肖故欲吾壽戒凡戕吾生者已矣欲少疾病不為諸致疾病者已矣欲寬過吾不為禍端已矣欲子孫賢教子孫不為不賢已矣我教之不為不賢乃仍為不賢也此下愚不移者也古之人有焉丹朱商均是也我不為禍端而或禍我也此無妄之灾也若孔子厄宋雉曾子避越寇是也不為諸致疾病者而疾病也此謂之命也冉伯牛是也不為凡所戕生者而弗壽也此之謂天也頽回是也夫六人者皆大聖而大賢而其遭乃顧

孫而終之壽天
文法錯綜變幻

以上說思睿已
盡至矣之行此
復發揮其義詞
思高雅可利達
業

又孝思睿矣事

咸若是。夫余思睿歛之田野氓耳。夫必有聖賢之行也。今於三子皆克家。是不為不賢也。夫婦各八十餘歲。是壽者也。然又康強。是少疾病也。生無灾厄。是鮮禍也。則何也。李子曰。夫天道好生而福良人。道積善而有慶。故人不必要皆回能弗戕其生。雖有不壽焉者。寡矣。不必皆孔。曾能自不為禍端。雖有禍焉者。寡矣。未必皆堯舜。能教其子孫。不為不賢。雖有不賢者。寡矣。故曰。大小之應捷於影響。今思睿兄。歿無後。不利其財。事其母以孝。聞非自求福者乎。寡欲慎躬。非不戕其生者乎。且又何疾病矣。躬行率其子孫。非教之不為賢者乎。故曰。人有必壽。

來說一番后卻
又沈論道理句
法類推如曾峰
意亦如驚涛巨
浪令讀者快心
暢意

必壽而不壽。乃始曰。天有必不疾病。必不疾病而疾病。乃始曰。命有必福。必福而不福。乃始曰。無妄之灾。教之有必賢。必賢而不賢。乃始曰。下愚不移。故曰。影響之道。大小以之處。常則雖微。必應遇變。則聖不遭。嗚呼。善觀思睿者。其知天人之際乎。

薛方山評此文。援今證古。說天驗人意。極精微詞。激

秦漢

許少華曰開口以不得已與得已之諫今作未然已然說括尽一篇大意而詞意雄宕得蘇文諫論法則

歷引漢唐宋諸臣得已而諫與不得而諫者來作做証者究其甚詳必是熟于史學者

以忠臣事君譬之孝子事親上來闡發得已不得已之故意思

贈鄭都憲詩序

周孟中

諫不得已也不得已而諫與得已而諫孰為忠於乎得已而諫者防于未然不得已而諫者救于已然得已且諫况不得已乎昔之人若賈生為漢文帝痛哭流涕魏徵為唐太宗預陳十漸真宗時天下可謂無事而田錫常若有不測之憂斯皆憂治世而危明主謹履霜之戒于未然得已而諫也朱雲之諫成帝陽城之諫德宗鄭俠畫圖以諫徽宗斯皆進苦口之良藥為治身之音盲啓納約之牖于已然不得已而諫也夫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親得已而諫者聽于無聲視于無形喻親於道者也不得已而諫者父母怒不悅起敬起孝悅則復

十分奇偉

前面猶沈論至此方善鄭公說見他以言事請參藩俱歸于得已不待已上至其錫公心事尤在公之諫帥已焚數語見有筆力有意致

諫者也。其時異。其心同。易地則皆然也。若夫悻悻自好。以賣直沽。自足以駭俗。蠅營狗苟。以容身保祿。皆二者之罪人也。奚以丈夫云哉。南舒鄭公頃以中丞巡撫陝右。適歲連大飢。公奉上命。摩抚煦哺。民以大寧。視宋富鄭公之在清州。其活人不知孰多而孰寡也。尋以言事謫。參貴藩公。其不得已。耶。其不得已。耶。惜公之諫草已焚。不可得而讀矣。後之秉史筆者。必有以辨之。子友劉文剛為詩五章以贈。予因用韻致景仰之私。遂引其端云。

胡可泉評味此序之意。只在諫上。生出一篇議論。乃

是無中生有。文字超偉奇絕可愛。

贈何沈兩公歸蜀廣序

唐順之

田豫陽曰。起處借石鐘之聲。以喻二公議論甚。是奇偉使讀之者不敢仰面迫視。

嘗聞石鐘之說。乎江自蜀。黍海數萬里。寂然未嘗有聲。一經石鐘。涵下則噌吰鞞鞞。聚發而駭。作失聲。藏于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相得。而一露其奇耳。使數萬里間。不一遇空洞之石。則遂終無聲矣。使其為空洞之石者。不止石鐘一處為然。而瀕江處。多有之。則聲當滿天地矣。終於無聲。與聲滿天地。而聲之在水者。自如也。人之遇於世。亦若此矣。栢村何將軍之在蜀。紫江沈將軍之在廣。以身繫兩鎮安危。國家倚長城者。二十年。松茂線路。開百餘年之塞。而牂牁為江烽。帖息蓋栢村之沉毅。如太阿之在匣。而不可測。紫江之敏銳。如

形容二公武畧。起筆端飛舞。

說兩將軍智于
蜀廣而拙于東
南是先抑后揚
深得文体

舉天子郭建功處
能伸于安史而
不能伸于九節
度便知兩將軍
智于蜀廣而拙
于東南之故此
段文法直有凌

如廣高出千萬
人之上

此處見兩將軍
之功不得展于
東南者田權不
在也而其聲名
終是無損却與
前聲之在水者
自如意相照應

太阿之出匣而不可禦。兩將軍意氣不同。而同為一時
名將。頃倭寇起。東南驚帥數蹶事人。以為非二老将
不可。而廟堂亦遂名之。及兩將軍之來。俯仰諸當路
間。則舌若膠噤。而不能謀。臂若蹇躄。而不能展。謀焉而率
不見奇。展焉而率不如意。賈勇而來。垂翅而去。何其智
於蜀與廣。而拙于東南也。倭奴恣睢。豈必勁于西。番禺
徃。江海沮洳。豈必險於松茂。牂牁而利鈍頓異。人或以
此歎。兩將軍兩將軍。未必不以此自歎。昔者李郭兩
公。專制一面。則挫安史。方張之銳。而有餘。及與九節度
遠。巡相州之役。則熄朝議。既灰之燼。而不足。此一人也。
何哉。權之在不在焉而已矣。使今兩將軍於東南其所

遇如蜀與廣。得自專制。安知不且為東南長城。使向在
蜀與廣。所遇一不得自專制。如東南即毫毛之功。未可
必立。况能以身繫兩鎮安危。邪。嗚呼。士不能自為材。豈
不信乎。兩將軍歸矣。松茂牂牁之間。人相迎曰。我公
歸矣。吾鎮無事矣。兩將軍亦截于東南之垂翅。而慨然
於故所立功處。將不有枝瘠而心動曰。我思用趙人乎。
否也。然則人其可無歎。兩將軍而兩將軍。可以無自歎
矣。

董得陽評氣格雄渾結措精微此荆川公生平得意

筆也

許少垂曰起首
不濶三貴州事
情先叙天子念
貴州在万里之
外維其人以抚
之議論來河維
壯且又說張公
以其事問貴州
人數語却是無
中生有

按槐野公生長
閩中乃于貴州

贈須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王維楨

今天子念貴州在萬里之外其地險遠其俗半雜夷
難治非得博大通方之士以使之則不可以往令有司
上可者名有司以張公之名上天子然之為下制諭
張公張公得制其時為南京通政即以其事問貴州人
而貴州人游南京者甚少又以問客嘗游貴州者而愈
益少乃就翰林王子問焉謂翰林典在史局非輿圖知
其方考譜牒知其事宜令言之於是王子受令而以為
愚者畢謀智者畢聽古之道也乃為之言曰夫貴州諸
夷既已受制稱臣比于內地久矣忽而豪暴者興輒敢
于紀者公知其故乎彼有所恃也蓋其地多山而山又

國朝文選平林卷之七

五

致谷夷情無不
一一考究非向
中該博何以剖
析至此也

說當時、聖祖
制禦夷人處曲
折詳悉在因初
時已如此矧今
日乎見得不可
以嚴法治之

峭峻蜿蜒回互。自為城廓。山下激澗千尋。環之如帶。據
之成池。夷所居國必依此為固。彼寬則稽首納貢。款款
之患。急則閉關拒敵。不發一卒。不射一矢。雖有百萬
之師。翔翔而不敢進。誠格于險也。高皇帝知其然。諸夷
既降。乃因其故俗。官之於賓州。置省廣。遷內地之壯士
實其中。若曰夷安則與安。夷動則與定也。公今往撫其
地。但仰求聖祖之指于二百歲之上。而法其意於萬
今之一則得矣。夫以聖祖之威。兵甲之力。其剪虜若
草菅耳。乃不滅斯種者。非倦而不能舉也。以為西南夷
至衆。而斯種頗內屬。將因為扞蔽。內省屯戍。轉輸之勞
而外禁侵軼之患。故第以漢官命之不純。用漢法治之

說貴州名為鬼
方。已灼見俗之
不美至此。復代
張公區處一節
尤見方畧素閑
以文儒之臣而
難談到此。可謂
文法兼材。使斯
人而當軍旅之
寄于國家。豈小
補哉

也。聞者秉鉞大臣。苟揚國威。不講前事。如雲南。沅江之
患。上以虧天家之重。下以啟他夷之奸。此有識之所謂
舛也。夫古號賓州為鬼方者。以其人譎詐變幻。執之無
從。搏之不得。有似於鬼。故名之也。謂禦夷狄為羈縻者。
以言拘之。不拘譬猶之羈馬之首。縻牛之鼻。其事相類
也。然馬雖受羈。不能不蹄齧。牛雖受縻。不能不抵觸。其
性然矣。顧公察羈縻之義。鑒鬼方之稱。視如馬牛。毋與
鬼較。而効讎者。于威之計。僕聞法緣俗立。順其俗。即所
以行其法。威忌時作。當其時。乃可以明其威。彼諸夷相
莖。自其恒俗。方其信。而爭之際。兩不相下。則竟必相
屠。然畏死。戀親戚。必固有之。適此之際。公若遣一介

此言張公博大通方正與前兩相應而頌合幕中无因數語見已之言有不可忽廢

之使奉咫尺之書馳入其境以示爭者剖判是非曉以禍福令各罷兵彼之聽之將不俟詞之畢也僕竊觀大臣之體与小臣異事小臣競一節持一行即得托名於賢者之林大臣則計安社稷保封疆止矣公博大通方人也而又奉天子之明詔其日夜孜孜思所以安之保之者如飢求食寒求衣固甚具也僕言胡益于執事哉顧獨念幕中一肉則推食魚餘賞賜不饒則絕距之才不出兵患輕動二公有期士患弗疆三公有道惟公裁察而熟慮之毋忽或語余曰張公固嘗使滇南道賚州矣誠諳其地形悉其政俗今而問非不知也聊為之耳於是主子愧之曰吾失乎吾失乎吾乃今則燕人若

未引燕人越人來說壁言得十分整切而繳句尤冷軟可玩

矣昔有越人將渡河燕人從傍而指越人渡處比入舟又刺然語以槩柁之事甚具已而問之越人也燕人竄入岸葦中不敢出越人入葦引燕人出而謝曰吾善操舟而子言之誠過然為吾謀則忠矣張公其以越人之視燕人者視我可也

趙定宇評此篇不特筆法高古而制禦夷人處似亦筭無遺策如此之文古今不多得也

孫李泉曰此文本為戴秋痰作而却以王千斤註入頭上見秋痰曾存千斤後末無不立功效文有筆法有原委不涉空談

說千斤在唐更如義氣數昂

贈秋巖戴子之保州序

王維禎

乙巳秋虜眾犯大同勇士王千斤與戰歿之王千斤者磁州人偉幹多力嘗持千斤器移數處不為疲間舞鐵杖躍馬行市中市中觀者咸異之以為雲長不歿敬德更生也虜數至我軍避不與接易之王千斤見虜則趨而前奮杖揮霍手自格殺者數十人會虜圍千斤不得脫遂歿然虜固壯千斤歿而環其尸相視嚙指蓋自是志小懲少寇矣戴子秋巖之為兵科都給事也寔薦千斤其言竟見効如此夫千斤者一奇士也士果皆千斤若是庸詎憂胡患哉今策士之臣率言簡卒擊胡夫卒不從天降不從地出比來悉眾而陳莫能快一鬪又安

按戴子疏內訓
練儲積二事深
得孔子之食是
兵之旨中間以
食不足難望以
勇字、賄勵、非
越極得、情非
槐野公不能為
此捕走搏虎之
論也

說豫內一節真
經國至謀廟堂
確論至云憑
生之威以急功

所選之執往戴子言兵累十疏甚具大要謂訓練儲積
兩者豫內而務本也予蓋咨嘉尚之焉孔子論足兵
乃首足食夫食能旦夕辦哉因天之時順地之利時而
調度計而散欵令夫飽于伍妻饜于室若此乃後教之
戰也有向輒克今边卒短褐不掩脛糟糠不充口老幼
聚處土園一室之中相顧垂泣乃責之捷虜乎夫賁育
至猛使枵腹而与强女子鬪則女子勝故馬足芻粟無
論胡代皆以致千里也士足衣糧無論强弱皆以任干
戈也驅頓兵以卻勁敵非勝筭也十人出而七歸非完
事也故務在豫內今主上下明詔議征討唯憂边隅
未寧民生未遂故云不謂廣威斥壤以誇示四夷也若

殺語千万人不
能到似屬神境
矣

未段說戴子語
于斯理固不雜
于保州之往但
其謫外而抵今
淹泊也不无可
悲悼此是深惜
其才也

憑主之威以急功持空拳而以莊、決事是為國家
顯飾美名而暗啟彙隙也戴子諳于斯理今別駕保州
保州控扼三關外障胡虜內護京師亦講武地也于其
往言之異其概于中懷俟浔柄則繹而施焉徵予言者
祁州太守陳子及倅王君也與戴子為僚而王君之子
與陳子併予皆同計偕而予與戴子又同進士於戲戴
子負才而敢任非卑、名實者其謫外而抵今淹泊也
予莫之究竟矣

文衡山評此文雖李左馬但得法后自加變態故能
曲盡其妙成就一家之作令后乘人無復
措手也

按視野公云吾方厭是而君顧歆豔之等語有許多含意寄許多感慨蓋此公平口負千里不羈之材如於邊方則方畧濼一談政務則議論整亡以斯人而寄以丞弼宜無不可奈何置之開參之地其宜其有珠玕翡翠不若之嘆也現若細玩之方知是信梁君之文以悼已云

雄有言。壯夫不為。蓋其技雕蟲能令完壁殘。巨木腐。雄既老。始悔之。所貴君子者。固在棟明堂。充圭璋之用耳。誠無事雕蟲為也。吾方厭是。而君顧歆豔之。邪。於是梁君默然。一日梁君復過談其鄉。珠玕翡翠。土人泗池而採。不恤沒頂。歷木而求。不憚嵐烟。若是其險難也。余為之測焉。夫珠玕處于淵。翡翠巢于林。斯二物者。太人世邀矣。乃二工必得之。固謂其珍異絕非庸也。賢者投于遐僻。而不用。即珠玕翡翠弗若之矣。居有頃。而海上之盜興。梁君請余。今策且安出。弭之。余笑而詰梁君曰。往君慕詞。而請為之。今盜興。能以一詩退乎。夫天下有卒然之變。而未有卒然之功。有卒然之功者。蓋謀嘗前

以文正意未了。德出壁引喻。未畢又突出正論。文字錯綜。變幻酷似莊生口吻。

繳結效語有依。依不忍別離之。伏維有與談者。不寂。却步无。

定物嘗素辨者也。夫鵬伏于海而羽翮已具。至乘扶搖則橫焉。今諸公在事。謂江南為極樂國。無慮乃不講于批擣之術。警卒傳則失之。余弄筆札人也。奈何越他人職而言干戈事乎。久之梁君擢延平府通判。檄至。余過梁君賀焉。夫珠玕賢而廉賈躁。翡翠盛而貞姬惑。乃自古嘆之矣。何者物尤而欲不可土也。君子之贖貨者。亦若是耳。梁君苦二物之見。求其不以自蠱其躬明矣。乃余以曹署故。既已賀復。此送之云。於是梁君避席再拜而謝曰。產在東南。隅足跡未嘗踏四方。不知關西先生之論。謬如此。茲固鞭驅前矣。願獨無柰則也。生何念先生寂守孤邸耳。梁君既去。有華亭仁君者。代其取

可奈何故為是
起捨悅之思

未至。則余有與談者不寂也。

喬三石評作贈人文而情詞曲折反覆感慨得非有

所掩曰垂耳所托而言邪令人一讀十起

余心微覺其妙也

後吳其舉書皆三

古詩云共向水

乘風買馬大

鄰而言于

此詩之

其詩云

其詩云

贈象山尹毛鍾陵序

王挺

王槐野曰起首
先借匠與醫業
作胃頭然後逐
一分斷下夫以
形利新不利敝
不難于瘦而難
于中乾之故无
一字不卓煉无
一句不剴切氣
味古雅大入西
京佳處

匠人為室利新不利敝醫之治疾不難於瘦而難于中
乾何則其理然也材制定操繩墨運斧斤惟吾所裁心
適而手應氣至而神會投之所向靡不如意至於敝宮
敗廬樑蠹而棟摧撤一則百搖易細則鉅傾其不睨視
而興喟者哉夫負疾者骯髀疴羸形奪而氣索其神居
焉此可以措手或攻其上罍蝕其下盤跚於膏肓之間
而表固榮也嗟乎越人回車華佗卻走矣夫君子豈不
願與斯民相忘哉乘其救且難而不可以卒護則
必求其理解之故當救宮者先立其大則小者漸修療
中乾者先治其本則其標不藥而自愈嗚呼為治之道

從象山本色上
生出救宮中乾
來又從毛疾瘵
象山多梗之地

見居其不利而當其難影射處最妙而文法六曲委百折大有

猶是哉。吾象山東南之末邑也。頻年大侵野多餓夫並



自疾下車至... 凡三段逐段... 是純族治象

抱牘聽命不得輒至前。肅然定上下之體。於是昔之盈

異政處使果如... 國家得若人政... 奚感于壞哉

喬之為近習者。拒絕之於。是昔之投間抵隙磨牙而侍

余謂今之文章... 伏越賈刻者不... 稱奇多或于本... 色上立意以此... 文在匠與醫上... 一二影射到民... 不脫數宮中乾

後也。文政曰克虛有害。无由不敗。夫陰陽姦為克貪夫

此
非意非胸臆神
豪不能發越到

歟末称妙处尤
在因先公之惠
二象山二語全
是無中生有意
思十分精絕

塵二取予不疑夫上之取下猶馭馬矣剛柔取予惟上
之志也而尚何說哉天下之治莫先於守令侯之治象
山末期而遂浹借使存之以至誠待之以不變孔子曰
三年有成匪虛語也今天下多壘且虛耗不啻救宮或
慝為疾庶幾中乾矣安知非侯異日之事哉或請曰侯
之先公常通守寧波有惠于象山象山之民故德之夫
侯能因先公之惠二象山又安知不以象山之惠二天
下哉侯之志不懈其譽方日隆立言者將於吾侯考世
也是為序

孫季泉評叙象山事迹特詳而氣
文至此便是脫凡胎矣

勁鋒穎尖新

贈別俞蒲山郡公序

王慎中

何震川曰贈俞
公大指只在合
儒者之道見其
器大而才与俗
吏同議論似出
常格最醒人眼
目

儒者之道与俗吏異非其材不同其器異也守官奉職
則必有其事矣財賦之計是理之而已訟獄之造是聽
之而已俗吏之所為儒者亦鳥能以變奢改革反事以
施材哉然俗吏之于儒者於以相譬如指石玉間匹鳳
鳥以雀鷄也亦繫其器而已矣且夫澄之而濶清撓之
而濶濁者其所畜者淺而遇物易變也故其清濁反覆
應于澄撓之間如是者其加乎人也其好也必有溢喜
之形其惡也必有暴怒之跡其受於人也其順也必有
不虞之舉其逆也必有莫制之災其材之所及雖足以
興事起功着然而雜陳嚼然而多炫然乃乾強而實味

形容器小者一
段筆端似有画
意

舉公儀休李離
石奢諸人見得
彼數子之所為
皆器之異者說
此一段無非形
與俞公來

據公之為政數
語便見俞公合
于儒者之道其
器大而非凡淺
俗吏者所可同
也來對氣脉悠

竭索而無餘光何也其器小也公儀休与李離石奢同
列于循吏然李離石奢法理之長也黃霸與趙廣漢張
敞同以治郡有聲然趙廣漢張敞幹局之任也李石趙
張之所能必公儀休黃霸之所能也而公儀休黃霸之
所能則四子者亦能矣是其所為異者也發憤思古之
心覽古人行事有意合者輒低回歎息恨不出于其時
而講服感慕于無窮如公儀休黃霸其人是也况于身
接之乎况於為其民与被其政而親見其道之行乎此
余所以不能無言于郡侯蒲山俞公之行也公之為政
其据法守職為李離石奢而約身循理則公儀休也應
務馭物為趙廣漢張敞而崇德教敦禮化則黃霸也渾

長全長蘇長公
尺裁

未段說已序俞
公原委欲指事
以述之非所以
示其器之大惟
就其合于儒者
之道以窺俞公

涵包并冲泊淵邃如長江大河吐納元氣而歸容万類
注焉而不盈勺焉而不竭焉可得而澄澆之哉彼其无
今已而亦無倦容無詡言而亦無詬語立乎不倚之地
而行乎無躅之塗動于靡出之門而藏于非閉之鄂此
其為器豈長于為吏者可俄度而遽數邪儒者之用門
焉不著於世久矣公行矣行且瞻崇據要用其道于天
下非徒專于一州而已也公行矣新山顧公諗于士大
夫曰、吾郡有守未有若公賢者也其行矣不可以无
贈而以其事委子曰爾宜為文予惟公之為政善、多
矣欲一以述之非所謂識其大者也竊論其器以為合
于儒者之道庶乎窺公之大也既次其語以復于新山

乃是取他本意

公。曰然。新山公以謂諸士大夫皆曰然。遂書以為送行序。

郭青螺評逸宕而不亂于體變幻而無詭于道英風

奇氣咄咄凌人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贈蒲圻胡大尹考績序

吳國倫

董滂陽曰起首說弼卿奉明經由子侯之物色來而侯之崇考績邑人又因弼卿求贈言意思來得曲折雖是叙事亦錯落可

先設譬一問后託弼卿備述侯所以治蒲與夫慮盜設城之故句二字二皆經思索來而筆力亦雅稱

蒲圻為武昌右部邑故多賢家予故人子張弼卿之舉明經也。則邑侯胡君寔先物色之。頃侯以考績被荐當遷邑人思借畱而不得乃因弼卿忝下雉謁予為贈言予惟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治蒲何狀乃爾見德弼卿為鼓掌而欵述之蒲故无城二蒲之設侯肩之邑人皆難之侯下令聚長老而謀曰夫城以成民也睥睨以伺非常也邑界江漢間為車騎四馳孔道往來符之寇嘗蹂又入市而纂巨家虞侯亭長曾不及問若屬有鼠首竄耳前監未遠今豈外戶不閉時耶凡令之來為奉職安若計非欲攘若力以自樹然也其孰

自已飾樓櫓驅
游民至數輩于
往昔外中問不
下十餘事每事
皆有切于治体
自閑于因計疾
能如是可謂雷
心于民瘼者矣
侯曰家皆若人
焉則政奚底于
獲哉

計之邑長老遂皆蒲伏稱便侯乃相土方何溝洫規工
慮財奏記兩臺諸監司報可於是邑人之操畚挾杵鋤
躍而趨事者不待令未數月城成盖屹然楚巖邑矣已
乃飾樓櫓繕器具以峻內防驅游民肅行徼以杜外窻
無論巨家中人產无不高枕而卧者侯又筴長老所患
苦不能自達者十餘事條上兩臺諸監司一切得便空
吳革之已又教民疏渠為陂捷木石為堰提闕廣溉自
是映潦不災而流徙日益復業已又平賦均役禁吞併
剔藏奸保安良善不畏強禦已又新學宮置學田以其
餘日引學宮弟子講授經術而手校其藝文以鼓舞之
其以明經舉如諧者遂數輩倍然往昔昔人稱吏治謂

他人作文字或
託人言不免有
痕迹川樓公每
假借卸筆成
一片不見縫合
所以称妙后段
見侯之治蒲才
嚴而知以愛終
虽是愛而又不
着嚴引子產
武侯來佐証得
完嚴之杯
繳未不嬰兒二
段來說譬得勝
切結句雖沒显
而句法自高古
不可及

視民如子以國為家所居民富所公見思侯其有焉其
他善政固未易更僕數也子竦息而歎曰予初聞侯之
城蒲用嚴也而顧能以愛終若是哉夫政非嚴不斷不
斷則无以懲玩而究其恩為蒲患不啻无城矣故子產
以嚴听鄭孔子曰古之遺雅也諸葛武侯以嚴治蜀三
吏民畏而愛之侯其遵是術哉乃邑人之不免于難也
則其智不足与慮始也夫剔首剝座嬰兒之所苦也然
而慈母必犯其苦而為之誠欲遺之以安不忍以姑息
愛也由茲而談嚴慈豈有二道哉夫侯城蒲而蒲治且
多惠政蒲長老固恨得侯晚也侯何患不坐致公卿哉
王荆石評通篇假託問答議論展轉大率從戰國口

辨中來世之舉子業如此立論公稱奇宕

贈建州楊使君序

吳國倫

李滄誤曰予謂楊使君受爵都之唯其功不下周勃之左袒使國家得使君十效輩以原取天下何至有交難哉奈何秉固執者不勉

自朝廷錄定難功以下皆是贊美楊君處詞意英二逼人矣

楊君蓋楚人云卒於燕南弱冠起家成進士推擇為留都大司馬即其在留都亡論守秩脩故事與諸曹蒸異也大者萬卒窮叛至甘心少司徒氏三山震撼卿相以下皆自廢計出矣楊君慷慨躍馬出提白羽扇示之曰吾活汝其左袒即乃卒人之響應無不左袒楊君子矣當是時振劍无所用威綏頰无所用辯楊君一躍馬而大難遂得談者至於今髮上指冠豈非以其神氣足以彈壓之耶已朝廷錄定難功遷揚君為建州太守守建州蓋三年裁三十比予入佐建州儼然視揚君長吏也乃揚君則不自謂長吏也予退而竊嘆曰

見之者筆端飛
 如予者豈足為楊君執鞭哉夫海內薦紳先生開楊君
 定留都之難以為其人必足老多所歷世故盤錯為能
 不動声色而使反側子自安豈知楊君今猶白面玄髮
 逡巡曳金紫若章縫耶已余從旁觀楊君所為治郡事
 又率用長厚之道法不貶而民親令不苛而事核屬八
 閩苦兵建州居其上游羽檄交馳使車擊軫而至所徵
 諸路將士日不下數萬道建州而東也揚君在數從盃
 酒談笑間授有司者以籌其供億曰計如是如是足矣
 又亡命之徒嘯聚山澤為交鄉邑諸父老扶携趨楊君
 請兵戢之楊君則又從盃酒談笑間喻諸父老曰若第
 歸無慮吾已為若滅此厲已將士德色市人莫知有兵

拔楊君以盃酒
 談笑間消卻許
 多亡命異志真
 是神氣足以彈
 壓之此段之法
 與前宏深出自
 八光其震盪天
 地

予既深知楊君
 以下數語渾是
 漢人聲口詎謂
 千百年後此死
 子長

繳結數語意見
 筆力俱高不可

亡命之徒就擒而父老无恙茲信乎昔人所稅折衝樽
 俎者非其神氣足以彈壓之何哉予既深知楊君幸不
 假年而足氣不加助而完才無所資於閱歷而用之不
 竭乃獨不能究其微也稍復私叩之曰大夫倉卒定誰
 於彼從容解紛於此有道乎楊君笑而答曰偶然耳嗟
 乎嗟乎如予者豈足為楊君執鞭哉予與楊君居未一
 月以有紹武之命別楊君即紹武僻且少警易治於建
 州數倍至欲以楊君之治之神氣固有所不逮矣方
 日夜思得繼見楊君以論治遂書此遺之

王鳳洲評錯綜震蕩翻出許多議論蓋自秦漢後此

便稱大文章矣

王鳳... 贈督臺王公平倭序... 宗臣... 余讀往牒至夷狄內闕鮮有能奮長策而制其命者未嘗不投牘而嘆也曰嗟乎豈夷狄視華顧雄哉賈至云匈奴雖疆不足以當漢之一縣夫匈奴猶其大者也乃今鳥夷者史絕不書其衆且不及匈奴什一而數年以來持戈內寇當事者至糜千萬走千萬里徵四方精兵屯之海上組練垂雲勢至盛也乃夷以數騎薄之輒惶駭棄戈而走轉相枕藉以赴鋒鏑而夷遂大呼長驅墮名城殺長吏虜士女焚宮室而吳越淮揚甌閩之間大困矣此其視匈奴何如哉余誠不解其事每談之未嘗不髮上指冠也歲丁巳余以上命按閩先是夷入閩

贈督臺王公平倭序

宗臣

王雅宜曰開口說制夷狄無長策而遂投牘之嘆此樣文法采得推備有光

以匈奴來形容鳥夷是舉至大者以形至小者此內便見當事者有不肖其人

余讀往牒至夷狄內闕鮮有能奮長策而制其命者未嘗不投牘而嘆也曰嗟乎豈夷狄視華顧雄哉賈至云匈奴雖疆不足以當漢之一縣夫匈奴猶其大者也乃今鳥夷者史絕不書其衆且不及匈奴什一而數年以來持戈內寇當事者至糜千萬走千萬里徵四方精兵屯之海上組練垂雲勢至盛也乃夷以數騎薄之輒惶駭棄戈而走轉相枕藉以赴鋒鏑而夷遂大呼長驅墮名城殺長吏虜士女焚宮室而吳越淮揚甌閩之間大困矣此其視匈奴何如哉余誠不解其事每談之未嘗不髮上指冠也歲丁巳余以上命按閩先是夷入閩

意
王公擒斬夷
寇一節波瀾奪
目音節頗耳

自皇上神明以
下至何其忠也
此段是說王公
之忠于朝廷意

大掠而太。會戊午春夷又來。上采言官言乃以方湖
王公代督閩戎事。余是時行部汀州也。夷寇泉即馳之
泉走之而夷既已陷福清。空其城鎮。東莆田之間。急矣
余方決策北鄉。會公至。則檄兵數千。要擊之海中。沉其
大鵬數十。擒斬俘獲無一車。還者余聞之。則嘆公之斯
捷也。有四美焉。皇上神明英武。念師久無功。卒無一
戰可當。上心者。時督責詔捕更置師帥。至急民也。
公走一騎。奏書闕下。上覽書大悅。群臣稽首奉觴
上壽。豈不愉快哉。是公以一戰而解。主上數千里南
顧之懷。何其忠也。且夷之來也。殺人之父兄。虜人之子
弟。辱人之妻孥。毀人之廬塚。不下千萬。其野哭巷呼者。

自夷之來也。以
至何其仁也。此
段見王公之仁
及于幽明而形
容闕人舒憤處
語痛物

此處見我兵前
此不得志于一
戰。今乃一朝而
擒其數千。以婦
卿不敢觀其面
今乃手縛其驅
豈非主帥得人

蓋聲塞天地也。一朝而懸其首於塗。令世之孝子慈孫
孤嫠一雅。咸日攝而手碎之。且泣且罵。且悲且嘻。以為
不足。以報其地下人。無恨矣。是公以一戰而解千萬人
幽明之憤。何其仁也。自有夷變以來。我兵即號稱精銳
者。未嘗得志於一戰。無論夷之策之。即華人亦甘之矣。
今乃一朝而擒其數千。以歸。鳴饒擊鼓。揚。入國門。即
皆前日之惶駭。棄戈而走者也。鄉也何怯。今也何勇。謂
不自公倡之哉。天下之人。且將曰。吾輩無不可勇者也。
而猛氣英風。勃。雲起矣。是公以一戰而振中國之氣。
何其義也。無論夷恃其悍。以易我。即我之覲之。蓋如神
鬼。魍魎焉。卿也不敢觀其面。而今則手縛其驅。鄉也不

之故於可見擇
即為國家第一
要務

前面以南夷此
虜契此復以南
夷北虜終且王
公不特可以制
南而亦可以知
此字與前相
照應

敢聞其聲而全則刃碎其骨天下之人由是知夷之不
足畏也。即夷且將轉相誠語不敢問渡矣。是公以一戰
而挫夷方張之志何其武也。故曰公之斯捷也有四美
焉。漢臣云將不識兵以其卒予敵也。公之初至乃能以
其未識之卒而成厥偉功。誰倍之矣。公且不以為功。日
勤講武以待夷之再至。夷不至大善。即至公功當益
奇。且天下之大患惟南夷北虜。夷虜類也。南可以挫夷
北不可以却胡。哉余所謂奮長策而能制其命者。其在
公乎。其在公乎。余能公之功。故為一言以紀其事。且以
天下之大計。俟公蓋握管待之矣。

李滄溟評前後貫穿錯綜文字峻絕豪邁不羈此家
法亦從太史公得來

贈郡倅常公序

陸繁

汪南明日贈常
君好士而先舉
班范來說乃是
借容形主之意
文字宜而意
味淵然

昔者嘗讀史。至班孟堅范蔚宗所述循吏傳。觀其為政
雖設施方畧不同。然大抵尊賢養德躬行禮讓。以先之
使眾庶悅慕。興於行。設是以教化宣明。風俗歸厚。後世
稱其弘美。千載不衰。蓋導民有本者。其效如此。自余始
有知識。亦嘗聞諸長老言。往時從政者。每以禮教為大
務。於境內賢士大夫。歲時造請。往來儀節。雍容甚盛。乃
至山林韋布。有脩辭飭行者。輒親居邦君之重。與之為
禮。其人皆褒衣大冠。槃辟雅拜。坐則講說。今古移日。乃
罷。以為常。當是時。弘厚謙抑之風。由都也。達乎田野。民
知自愛。而重犯法。獄訟衰減。苛慝不作。上下之間。穆如

如歲時造請至
山林韋布。惟親
屈邦君之重。此
等禮貌在國初
時。惟。有此事
今不建。有甚美
安望有此乎。第
不至。凌燥士夫

斯亦足已余謂
陸公之論似有
感于賤者六
云

按為治自有中
道數語最是一
篇警策處令簡
督傲士者所之
不得逞凌厲之
恭

也。比歲以來，此道寢廢。自墨綬以上，皆簡賢自尊。其遇
士大夫，非惟禮意之薄而已。又加威怒焉。有訟者，至於
庭，稍涉搢紳之族，鮮不被抑。然所陵藉，特其閒冷孱弱
者耳。即貴勢家，雖有姦如山，不問。且自詭能摧疆扶弱
以是立名。迹云：嗟乎！亦弗思甚矣。為治自有中道。刻轢
細民以奉巨室，賢者耻之，而挫辱衣冠，以悅姦宄。仁
人之所惡也。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若彼所為，謂
之違道非邪？乃使譁訐增長，訟日繁，天下之俗浸淫
入於靡薄，是誰之過欤？於是乎知古之循吏，屈已下賢
以訓厲民俗也。其識慮遠矣。而良史書之不厭繁委，以
有意哉。交河常公起進士，為尚書郎，擢御史，出參大藩。

以上俱汎言此
方說到常公身
上，雖喜其有下
士之風，而又惜
其不久于斯任
文法，錯綜變化
非止書響而已

坐註累左遷，倅貳吳郡。為人倜儻，有大節，其好士，特出
於天性。雖簿書倥傯，而延訪耆俊，恒若不及。後進諸生
苟知文藝，公皆虚心引接，察其所欲，惡而道利之。進見
者人，自以為常公親已。遠近聞之，譽嘆相屬。曰：是風
也。其不見於當世久矣。昔宓子賤宰單父，師事邑之賢
士仲尼，愔之，以為所治者小，未盡其用。有如常公，蓋能
敦行古道者。乃今以資望當遷，君子以惜其蒞吳之不
專且久也。令得縮章斯郡，或緩殿南服，假以歲月，禮讓
之俗庶其有興乎。公明達善斷，寬簡不苛，聽獄无小大
必參和情法。未嘗苟徇上官喜怒。人尤以為難。其政蓋
無弗可紀。余屬有感於公待士之盛也。故所論特詳焉。

據常公不苟徇
上官喜怒一節
正宜真山公之

稱述而不置也

因書以為贈將藉以聞於今之從政者

楊虞坡評只下士一節乃感慨古今人不同因而歸

美於僅見者曲骨重文之最高者

新鐫國朝名儒文選百家評林卷之八

四明 太史 沈一貫 編輯

姑孰 野史 徐宗夔 參閱

繡谷 後學 唐廷仁 校梓

序

海寧州賈希賢義塾詩序

劉基

劉東山曰本叙賈希賢義塾而

又插入官海寧者見得學校係之守令守令不為而得賈代以振起于學則守令從而收其功以等謙論高出尋常千萬

自天下學校以下至吾不信也。挑剔得守令一段意思十分透骨。使薄學校者觀此亦自報顏汗愧。

能自致師以學。乃構宇買田。招名儒以為師。俾學里之俊秀。與閭巷之童兒。莫不來學。其食飲器用。咸取給於賈氏。嗚乎。可謂積而能散。而得其道者矣。今天下學校。責在守令。往々不暇顧。而視為文具。至考滿不能備文事。而阻其仕進者不少。則今之官海寧者。一何幸邪。得賈氏以為其民州之子弟。得賈氏而皆振起於學。彼為守令者。從而收其功。則不惟有功於其州之人。而為之司權者。亦有賴焉。其為利豈不博哉。使人以效之。而不足。三代之化。吾不信也。

丘瓊山評筆力簡而健。一篇得意處。尤在得賈氏以為民數語。發人所不到。

刻二張詩集序

高叔嗣

朱凌谿曰。以詩論。則二公誠相埒。若以事業人品論。則文貞不逮。文獻遠矣。且無論其他。即附昌宗而陷元忠。事可知也。蘇門之取。母乃為詩乎。

二張九齡韶州人。字子壽。謚文獻。有曲江集。說雒陽人字道濟。謚文貞。有燕江集。馬氏經籍通考載之。自文章道熄。修文之士。會粹篇題。畧采名作。習所自見。不復知有諸家集。余曩歲得曲江集京師。蓋立文莊公錄。自閣本刊傳之。求燕江集。亡有也。後再至都。始獲寫本。友人大理評事應君子陽。有宋刻。然不完。二集缺謬。亡復可攷。二公俱唐相。事玄宗。遭李林甫。文獻出為荊州。文貞出為岳州。叙曰。夫詩之作。豈不緣情哉。余讀二公詩。方其登台衡。執鼎鉉。抽筆蘭室。雍容應制。詞何澤也。及臨荊南。履岳牧。懷人寄言。托物寫心。又何悽也。夫士抱器

幹旋。一篇俊思。全在此二條。而語氣飄揚。頓挫尤妙。

形容二公去國
憂諫之心十分
曲透至舉其宜
洩之詩形之吟
咏令人三復悲
悼

前面把二公並
說至此只就文
獻公惧心上生
出一番議論而
不復入文貞事

丁年曷嘗不欲感會雲龍道佐明主建不朽之業垂非
常之譽乎而時謬不然遠跡江海之滋放意魚鳥之區
事與願違心與迹孤况逢按劍之怒方同竊鉄之疑知
讒不免欲語從誰是以憂來無端咸宣於詩爾嘗觀文
獻在荆詩云一跌不自保萬全安可尋又云衆口金可
鑠孤心絲共焚文貞在岳詩云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
翁又云平生歌舞席誰憶不歸人詞旨悲涼令人太息
然文貞特牽婦思而文獻良多惧心豈其遭傾奪之餘
尚險側未平邪今集中載林甫秋夜一篇公酬答甚遜
得於周易避咎之道焉彼讒人者竟泯漸何在而公名
德爛然存於終古嗚呼哲哉叔嗣游郎署時覽公詩未

語有軒輊抑揚
自見

竟沉痛既涉江漢三復焉乃知意所絲興復以常踐茲
地也因合刻之置廣視堂齋中堂據江夏山首下瞰江
漢前使君葉縣衛正夫修築

賞快

何柘湖評通篇深入人情處如川雲嶺月見者莫不

謝方石曰叙宗
忠簡奏疏而乃
責宋高人事之
未盡議論最的
確且起首便入
田單孔明在內
見得成功有難
易宋高不為單
之易而卻為孔
明之難此終其
身所以無成也

宗忠簡公奏疏序

方孝孺

國之廢興存亡。蓋天也。而有人事焉。由其已然之跡而
觀之。人謀之從違。事機之得失。皆如一定而不可易者。
人力若奚所用。自其未成之始而論之。成敗禍福之機。
待人而發。豈皆出於天命哉。故善為天下者。盡人事以
回天道。不善者。委天命。以急人事。田單齊之壯士。以一
邑瘡殘之民。復七十餘城於不數月之間。諸葛孔明以
王者之佐。驅全蜀之衆。欲取中原之尺寸。終其身而不
能遂。非特天命也。人事之難易。固不同也。率赤子以救
父兄疾呼。而可集說途之人。使極其鄰於難。雖善其辭。
令有所不從。賢者能勉人。以其所樂為。不能強人。以所

以上雖泛論天下事其寔句為宋事張本見得宋之不克成功其罪不專在秦檜諸人由高宗不用忠簡公之言之故耳此便是人事未盡尚可歸之天倫哉此段雄談真發人所未發

難勉單之用齊人。皆有亡國喪家之憤。而自為戰。故其成功也易。孔明之時。人知有曹氏。不知漢德久矣。孔明徒欲以忠義激之。安能必其從已乎。宋敗於金。而不復能中興。人以為天命。而不知人事失其機故也。張浚趙鼎。可謂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琦之徒。亦一時之將材。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而沮撓而不足成事者。以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徽欽之亡。在乎兵不足戰。而忠簡公既入都城。百萬之兵。立具爭欲為之致死。忠簡之賢。固足以得眾。而斯民戴宋之心。安可誣哉。當是時也。正田單復齊之機。而忠簡公孔明之流亞也。使高宗能用其策。公少延數歲未死。則覆

一篇精神入骨處全在人無勇怯上。數語胸與蘇長公氣味相合。

沒之地。可汎掃而平。黠虜悍酋。可縛而獻諸太廟。豈有感國事讐之辱哉。失此不聽。至於竄伏東南。而欲畜之。則民心之亡宋。亦已遠矣。是以終不能有所成。非特秦檜湯思退之罪也。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乘其方銳。而用之中人。皆可為壯夫。及其氣衰。志懾。雖烏獲。亦投劍而却。顧公之拳。欲高宗都汴者。欲用天下之銳氣。以復讐雪恥。而高宗信小人畏避之謀。棄不復聽。而公亦歿矣。斯豈天命使然邪。實人為之。不盡也。公沒。今三百餘年。而請高宗還汴之疏。二十有四。不盡載於史氏。其九世諸孫濬。錄藏於家。而屬予序之。公忠義著於後世。不待疏而後見。疏之所著。不待言而後明。然世皆知宋之

末段說宗忠簡忠義在人。不待言與疏見之。寫

得心曲殆尽

不復振。由於秦檜之相，而不知始於不用公之言。余是以具論之，使知疏之不從，寔宋室之所由今也。

顧東橋評感慨哲人，致傷衰運，其間一涕一嘆，其味

不窮，讀其文，可想見其人。

公之忠，天下共知，其所以為國者，公之忠也。

公之忠，天下共知，其所以為國者，公之忠也。

公之忠，天下共知，其所以為國者，公之忠也。

公之忠，天下共知，其所以為國者，公之忠也。

公之忠，天下共知，其所以為國者，公之忠也。

公之忠，天下共知，其所以為國者，公之忠也。

公之忠，天下共知，其所以為國者，公之忠也。

公之忠，天下共知，其所以為國者，公之忠也。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李慶陽

公自去歲上書乞骸骨，上察其忠誠，勉留之。至是

上書不許，會公日疾，引請益力。上不得已許焉。賜坐

書文錕，有衣一襲，行之日冠蓋車騎，填塞路衢，道旁觀

者咸歎息爭走覩公，聚而轉相語，豈不為至榮幸事邪？

議者謂公前以司農卿歸，先皇帝特詔起之，置之

左右，委以腹心，數召對訪，延失得，故每語屏從侍，必

移刻乃罷，所謂帷幄舊臣者。今天子幼冲，焚二在疚，

四境未輯，忠鯁耆舊之臣不可一日去左右。又大司馬

者，佐王平邦國者也。公太誰與理邪？公不聽比去，議者

以聞。天子憐公有決志，故卒不留公。夫士有必去之

者，天子憐公有決志，故卒不留公。夫士有必去之

黃五岳曰：按劉華容歸老一節，至行之日，車騎填塞路衢，道旁觀者咸歎息，死然與司馬相公，歸洛時，所至民，嗟道聚觀，華休相類，非德業聞望何以係人心如此。

此

一篇精神命脉
只在君人者至
且號：至也一
段既見劉公有
不可奪之操而
尤見 聖天子
風天下之士議
論俱出常格外

說先王之訓人
一轉語意尤
妙境

志而後有不可奪之節。故古之人有招之不可來而臨
事麾之有不可去者。豈不為俊偉烈丈夫邪？為公者誠
曰吾可去。一焉朝去一公暮去一卿。又去一大夫。君人
者必謂榮貴利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天下之才亦必
自以利其榮貴利達為辱。若是即使公決於去。何不可
邪？知天下之才以利其榮貴利達為辱。將遂以是風天
下。故卒不留公。若是天下之願仕於朝者且駢至也。
先王之訓人也。語交際必曰義進退具焉。先之以幾顯
微生焉。決之以時消長形焉。故忘義者貪昧幾者危悖
時者殘三者有一焉。上之必賤之曰。是求榮貴利達者
夫惟賤之也。故天下願仕者不至。故曰即使公決於太

未段卻自說作
序原由到底无
一空語

何不可邪？公前為司農卿。諸生以郎吏事公。洎為大司
馬。公以舊郎吏。又數二見。愚無似誠不能狀公然竊知
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是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公之謂
矣。既相率祖公於都門北地。李某乃為之序。

凌藻泉評不直言華容公所以致政之故而卻言

天子取其高節以風天下全是虛景歟
故出没變化不可捉摸

姑出此變亦不可外鄭
 天子郊其高而心則天下全其政者
 數載矣平不其言
 矣相林率由公林林山山
 古之初階大則其難也
 由公以詩而史之類
 何不中林公而後其難也

唐荆川曰按顧
 華玉慎言文其
 譚理處極精微
 其詩詞處極古
 逸尤資于近時
 奉子家業云

自澄心濬源以
 下至成一家之
 言是發神解二
 字之家句雄
 宕全是西京風
 度

大司馬王公慎言序

顧璘

天下之言夥矣神解為上夫道緣率性奚有於解哉然
 物聚而類廣時易而變生位列而分制由是幽深轉轄
 不可究而原者非自外至皆道之寔際也惟夫徂常襲
 故徒任口耳是以汎而不洽守而不化學焉弗通於微
 政焉弗周於用幾何不為說鈴已乎爰有上知之士澄
 心以濬源窮經以植本辨物以通方體事以踐迹斯乃
 鏤精內注揆義旁通叙學則達乎聖與謀政則貫乎王
 綱融而宗之不固前聞約而統之不詭物則卓乎達神
 解之機而成一家之言矣嗚呼靈稟罕遇管窺易蒙旁
 求斯品厥之艱哉頃者大司馬儀封王公枉余中林接

此段文法句法
其古色蒼蒼二可
焉馬廷驥騁

未段說王公慎
言十五篇可傳
來筆勢如破
竹一句際一句

論弗逆乃出所著慎言十五篇。得相推訂。閱溪洞達超
詣玄精。上索乾樞。下該物變。人倫世運。學統政模。叅伍
選析。必要聖軌。至其原五行。則先水火辨性質。則主緣
生論學衍。則賅經練取。施措則尚神識。殆所謂神解之
概不束曲教而成一家者。已璘也。質闇學荒。何足以知
之。昔王充著論衡。蔡邕得之。閱不肯傳。人亦異。邕有得
今其書具存。特枝辭耳。乃猶霑被。若是使是編出人間。
其必來學發蒙。脫牯不猶。揭日月燈。燭冥塗。孰不進於
解乎。公奚閔之未傳也。願序以請。

凌藻泉評此篇氣脉高古。文義不凡。篇中所謂閱溪
洞達超詣玄精。公其獨得之矣。奇哉奇哉。

蔡中郎集序

喬世寧

張東沙曰。晚近
論人多隨人為
妍媸。如蔡中郎
之行。誰肯一引
手救。獨喬公取
其集中所載。關
發其迷。潛似尔
得人棄我取之
意云

本班固張衡司
馬廷來形容中
郎大槩是取他
好處。至後來卒
罹罪滅。豈能黨
惡之故。哉。規笥
中所謂董卓。按
震主之威一段

中郎集十五卷。今止傳十卷。十卷中又多疑謠難信者。
以是知逸亡益多也。中郎嘗欲續漢史記。先成十志。集
中蓋有進十志表云。自遭橫禍。十志不傳。世所傳獨斷
者。疑即十志本要也。然不可億定矣。集舊無精本。頃與
俞子汝成校理。汝成又稍二增定。顧其籍散落既久。无
從蒐逸補亡耳。獨斷舊附小說。今列置卷首。似皆中郎
之言。宜彙成一家。叙曰邕之博學文詞。班固張衡之儔
也。使得卒成漢史。即司馬遷以後世難其人矣。此宜以
德業施于後世。何至卒罹罪藉。身名俱滅也。嗟乎。既負
才美。又保榮名。二者豈易得兼哉。觀邕之著釋誨也。足

便得邕之本心
如此終洩邕雖
死亦无憾矣

樂未分办邕不
為堂餘禍首也
是原心之論大
和中郎文集前
佳學著為詩以
大廢言哉

以自明其志矣。王對詔金馬。又數以直言受禍。是果甘
心依附者邪。顧不幸而類其跡。君子有餘慨焉。蓋惜夫
以高才禍身。潔白之污若此也。當是時。董卓挾震主之
威。處群疑之際。志欲函收時望。以要純人心耳。豈復為
邕計哉。夫邕之舉于卓。与荀彧之辟于操。一也。余獨悲
邕之終不得為彧也。豈所謂處死者難。與人之責邕曰。
出當亂世。不審時。幾制于奸人。不蚤決斷。是矣。是矣。而
槩以為黨餘禍首。則非其情也。自邕之不幸也。君子耻
談其志行。余竊悼焉。故畧著其事。定蓋曰。中郎之平生
有足采者。乃其集則无不頌說。歎慕者。余故不備論焉。
王荆石評此篇說。蔡邕好處。微寓詭刺。及說不好處。
又拾取他文字。反覆變化之。妙如此。

庚辰會試錄前序

申時行

吳川樓曰。起首
說兩預校士之
故。至其一篇。緊
閉在黜陟怪抑
浮夸二語。得
詔中大旨

曩歲丁丑。臣嘗預校士。及是大計。固有以不稱。挂於吏
議者。臣無所逃責。幸

上賢不問。而再屬臣。則臣所以竭節酬。知陳力補過

者。咸在於此。臣何敢不飭。既入院。與諸執事相戒。務在

黜陟。怪抑浮夸。一矯其舊習。以應 詔旨。蓋什五而得

一焉。遵 宸斷。取三百人。錄其名氏。若文之可式者。以

獻。臣嘗考覽當代之籍。觀士習之變。大抵 國初。艸昧

經始。淳風未漓。士樸魯而辨於政。武健而沐於法。即有

非凡不御之材。兢 守職。補過而已。時則多質而少文。

熙洽百季。當成弘之際。文教醲蔚。士皆重博雅。獎恬退

據國初士習多
質而少文。至成
弘雖有文。而不
詭于正。所謂彬
彬古道。猶有存
者。奈何今日益

後馬... 司世... 我此... 駕... 秦漢

此段叙... 今上... 綜核名實... 在... 公... 之論云

耻不修不耻不聞耻不能不耻不達時則彬二質有其
文而不詭于正又百年而天下之文日盛而入於侈士
乃委蛇其道繁縟其節競奔藻而工鑿悅其甚也浮游
誇誕稱引夔臙象罔叛道離經之說而號為奇士至於
好奇而習愈壞殆孟氏所謂彼行淫詞生於心而害於
政事者其為世道病非淺鮮也
皇上訪落紹庭修 聖祖之法崇寔政省繁文詢事考
言要歸於綜核頃復 深詔執事愁正文體茲以還先
進之禮樂故一日而天下改觀士之在收者庶幾遵軌
嚮風駸大雅之路則臣竊嘆以為化均于堦墮而應
速于鼓桴何甚盛也已復思之世之朴也真似不濟長

方... 此... 引... 昭... 歸... 他... 歐... 事... 相... 類

此段形容令人... 無奇而欲以奇... 見之狀字... 心入骨令好奇... 者見之稟... 不敢萌險怪浮... 夸之念

短並見其巧也好暴其長而曲覆其短藉令緣飾媒進
論薦而色莊謂得士何臣請畢陳其說凡事君之義無
擇崇卑要于盡心蒞官之方無論要劇歸於守法蓋孔
氏之訓曰忠曰勿欺而已無論高也 昭代之典法布
在方冊吏習而民安之無他術也士誦法孔氏生斯世
而從 本朝安得所為奇者而稱之凡所重於士者士
之以道德次之以功能卓然崛起于世自奇之耳士不
以炫驚而求庸也士惟無奇而欲以奇見則必崇法其
議論而競非常可喜之績蕩侈踰檢託之乎恢弘虛僑
恃氣託之乎豪特凌厲洞察託之乎高明騷屑紛更託
之乎敢任乃有背弃師說軼而之典常之外者而眾相

按察明識戒矯飾二語乃千古獨造之論總來見士不必去奇節建奇勳但得尽心守法下當官斯亦無愧于真上自首至尾屬望士習之浮寸分割切

慕好因謂之奇則躍冶為祥金而更駕為良驥無乃非國家求士意乎是故察明識者戒矯飾求聰明者先平淡質行闇修屋漏無忝不必奇節孽二公上之急臨事而辨不必奇勳尽心守法無失忠順臣之所望于士者止此耳且夫身事明主奮庸清夷之世至幸也經制在前律令在後成憲在朝至嚴也雖有枹關之能挈餅之智慮無不自効而况士執士慎勗之使人謂士習之淳自茲舉始則臣有榮籍無尚以臣之說為卑無奇也

沈蛟門評近世士習不端致有爭尚奇僻之弊得公首釐之則之體幾還之雅道此其功詎曰小補之哉

王氏存筭稿序

孫陞

屠漸山曰此篇本序槐野而先以空同言見二人俱當代所推重者至叙王子之生婦之徽降其死婦之地紀之絕數語來得精絕不涉漫談

世稱三秦多豪傑本其山川絕奇自空同李先生以論著高一代華州槐野王子接跡而起兩人者皆人傑云王子拜南京國子祭酒入閩省封樹會閩中大震王子殞於家嗟乎王子產二華之隩區所云徽降不虛矣而地坼山崩與行會豈非地紀絕而人傑萎邪余同王子舉進士為史官日聚著作之庭獨與王子語合退朝輒相與就舍持文墨議論中夜不輟以為常有故則走豎子挾筴進之務相攻錯瑕瑜不掩乃若揚確古今得失即王子所贈炙率有味乎其言使余不當於心則王子業已彈射之矣王子為文法司馬遷詩法漢魏其為近

只此揚確古今數語該盡一篇妙處而兩人生平交厚處亦在此見得出

大都槐野公一
生制作直欲追
出秦漢之上至
唐宋文字似弗
齒已及視季泉
公不喜卑論之
說益信斯言不
誣云

林汰盛唐。尤宗杜氏少陵。居常好深沈之思。務引於繩
墨。必結構中度。而後修辭。王子屬辭藻麗。學士往往稱
之。及其治業益精。太彫激尚玄素。聞者譁。持可否兩
端。王子執余手語曰。衆言淆亂。余且不能自堅。使余壹
意修古。而無却顧者。公之力也。薦紳大夫乞言。王子者
日益衆。王子不喜卑論。必求合于作者之軌。然後受簡
書之。嘗與余約曰。文章不朽盛事。乃今酬應不給。無所
發明。何以徵後世。願擬古詩篇目。與公共賦之。務竭精
殫思。一當漢魏。比就業。相與定其是非。他日成一家之
言。則以是載首簡中。庶幾有足徵者矣。乃王子即世。余
竊恐其所著書不存。乃今得其遺書笥中。無所失。獨無

此段說代王子
存笥之故其曰
觀作者之林數
語見蕪材之士
不多得惟空同
與槐野公二人
大畧相當

所謂擬古者。有志而未就。惜哉。要以所存者。徧讀之。之
既足傳矣。余不敏。惡能定其文。願王子有成言。不欲倍
故為之。哀次。得文若干卷。曰存笥稿。則王子所自名云
爾陞曰。余觀作者之林。其長短較異。即能屬書。摘詞。而
聲詩不振。抑或以近体取重。古體詘焉。尺有所短。寸有
所長。非虛語也。獨空同先生。得其具體。王子與之後。先
入室。皆得擅場。即閔中多材賢。此兩人者。豈易得哉。王
子既博學多識。與之抵掌論事。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又
可坐而策之。曾不終其天年。功用未起。命也。王子質行。
載本傳中。不具論。二作者之志如此。

繳末說王子談
四方疾苦九邊
要害等事如目
所親見真是他
才力所素堪者
信不止文字之
工已如天之限
量何哉

王浚川評議論高奇才氣豪宕是秦漢大家文字

心版流出最便
近時舉業

三致文詞於對
宛然時調

授古方叔名虎
中伯三名臣來
相形其屬詩
馬公意宜隆重

繳結新語更英
文烈讀之令

理之固然。又何讓焉。挾出疆之贄者。存皇二之心。抱振
世之鐸者。形栖二之迹。此非大彰明較著者哉。先生風
采足以折衝。謀猷足以經國。斯其藏器也久矣。聖書
優分閫之責。金幣申三錫之命。斯其得政也專矣。臺臣
舉忠廷議推賢。斯其獲譽也公矣。旰食之懷。不可虛也。
多壘之辱。不可忘也。公惟勉於斯行。抑聞藏器者利其
用。是故不有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者乎。得政者任其憂。
是故不有王命召虎。王心則寧者乎。獲譽者愜其公。是
故不有申伯之德。聞於四國者乎。人待先生不在三三
君子之後也。先生自待尤不在二三君子之後也。道以
時庸業。以機張。則夫振策以宣文武之烈。靖寇以紓西

人神練

北之憂。定功以副中外之望。罔不在斯行矣。而豈徒哉
先生曰。善哉言乎。於老夫弘矣。蓋著之於篇。吾將圖焉。
高蘇門評前後起伏開闔有無限曲折而中間援引
詩意尤高世之論豈止文章之士已邪

張東沙曰此篇本叙周公而先引三仁夷齊事布列在首意思十分含蓄細味之自見

說文皇肅靖邦家而時忠義之臣歸之高皇於變上來議論出入表

前面大隱書高蒙此方着到周公身上說夫以

周公是修仁得卷序

陳德文

陳德文讀書傳孔子於商周之間有深意焉其稱泰伯文王曰至德而有取于三仁夷齊且喟然殷士之裸將夫是孔子豈固病牧野之放非邪或謂孔子而見東坡武王論必潛、墮麥秀黍離之淚是又別有說也

文皇帝肅靖邦家高皇帝之臣乃有守其職而不變者此其人之見顧獨異與抑諸天網地紀帝所肇修而一時風動于變忠義激發利害休之而不避洛邑之頑民朝歌之忠臣乎吾曩從鹽嶺入石陽山而眺仙人岩過周公是修之廬曰嗟、周公紀善八品兼一史職耳彼身將相公卿與馬皂僕氣軒、揚于都市一揮義旂

紀善八品之官
反臨難必節至
身即將相者乃
投拜效順此其
人品心術可知
請至此令懷二
心者稟然不
敢萌无君之念

徵未雖說胡文
穆諸公所作銘

投拜效順兢。焉恐後周公顧不忘平生貞女忠臣之
說居常則感激盡諫臨難而從容赴死世恒言散地无
封疆之守王官非膺寄之臣周公殆可以無歎夫崇卑
小大遠迩咸疏義均分同彼不必者顧籍口骨仲王魏
迺目各忽以不仁嗚呼遜國死諫者孔子以為得仁而
民到于今稱之夫孔子亟与夷齊必不忍厚非召忽周
公之歎。文皇帝曰彼食其祿自及其心大哉王言武
王不兵叩馬孔子陰取召忽之意也牧野之事孟子誅
一夫之論出而定蘇子嚶論之貴耳賤心者乃徵周
公于恒言何哉吾于是恒嗟惜周公云壬午之后百
三十餘年其五世孫克恭者問出解學士胡文穆楊文

傳味其語意却
隱然有身其約
死而肯盟之意
在似得春秋衰
聚文法

貞諸老所為銘傳文章要吾錄之惟是諸老之作時有
忌觸故言多隱微然要之其大節皆具也而傳者又謂
北師入金川門周公初約諸老死竟後周公獨死則吾
又不知其故已

蔡白石評肝膽忠義心術光明俱見之篇端至其描
寫周公情素雖隔數百年如在一日

此篇本叙何氏
却入李獻吉

李滄溟曰起首
說文之代變惟
存乎其人隱然
見明之文可維
視往哲由何李
為之倡也章法
句法純是秦漢
古調

何氏集序

王廷相

古今論曰。文以代變。非也。要之存乎人焉耳矣。唐虞三代。禮樂敷教。詩書弘訓。義旨溫雅。文質彬彬。二躰之則。德植達之。則政脩。實斯文之會極也。漢魏而下。殊矣。厥弊繁。厥道寘。厥致辯。厥旨近日。趨於變。然爾若所謂代變也。及考夫董賈。楊馬。李杜。韓柳。諸賢。各運機衡。以追往訓。當世文軌靡得而拘。今綜八子視之。殆自致羽翮。凌駕文囿者矣。非存乎其人何哉。吾友大復何字仲默。蚤歲能文。下筆頃刻。數千言不休。十有六齡。即舉于鄉。至京師。學士大夫慕其神藻。無不降重造謁。以求識面。及登第。與北地李獻吉為文社交。稽述往古。式昭遠模。擯

此篇本叙何氏
却入李獻吉

在內見得二人
並獲詞場此段
調十分彬蔚
組織十分精工
即雖天孫手恐
不出其右矣

此處用數說不
字文法極高詞
無卷古

棄積俗。登開賢蘊。一時脩辭之士。翕然宗之。稱曰李何。云。今詳其文。侵謨匹雅。飲騷儷。選上追周漢。俛視六朝。温醇典雅。色澤手容。妙緒鴻裁。靡不備舉。標而彰之。將日月朗於太虛。豈非高邁獨立。出世離類。不為時拘者邪。古稱雄視百代。斯文信矣。浚川子往與孟望之論大復。乃問世精氣所鍾。造化靈秘之久。一旦勃二附化。何所不神。邪。故生而即文。即知事。即賢。即老成。即有古人風。非神解之故。乃爾能之邪。夫人墳籍。孰不探道。肯孰不詮文。詞孰不脩風調。孰不修德履。孰不習終格。於不類者。天畀之解。未神耳。望之亦以為然。正德中。全督學四川。大復督學關中。一日走書曰。孔孟邈矣。學漸支離。

叙何公境上之
會一段交誼割
切復八漢石公
說其不壽處有
許多悲悼意

末段說公雖歿
而斯文却与元
氣並有謀絕雄
宕

塗岐矣。後生汶。以塞邇得論說數十。與君約境上之會。期越月之講。然竟不果來。今集亦不見有此論。豈終未成邪。抑遺之邪。悲哉。其未之究竟者。若此。天寶為之矣。漢石唐子曰。以何子之才。而得壽考。廓而大之。綸而不息。殆濬乎河漢。而無涯也。嗟。豈不信然哉。大復全集刻行久矣。猶未託有序列。其甥王君朝良泣謂予曰。公吾舅氏之知己也。茲言非公其誰。嗟乎。造化奪大復矣。斯文出於元精。應與元氣道存。雖造化亦不得而奪之。古謂華質長潛。而靈蹟不滅者。其以是夫。其以是矣。

唐六如評此文如干將莫邪脫穎而出。豈浚川公感

何氏之亡而發此慷慨之論耶

矣

夫古語云：道之於世，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道無師友則廢。此序全在發揮道本上情而不離乎道此公之論所以加人數等云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今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以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為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眾焉。雖有難為之事，具弗成者鮮矣。一人為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眾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子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一三子之外，邈乎其寡也。殆

別三子序

王守仁

唐漢石曰：按他人作別序多說離情，若陽明公此序全在發揮道本上情而不離乎道，此公之論所以加人數等云。

據希顏守中等
三子皆當時同
志之士師于其
門者此段宛然
與孔門答侍坐
之四子氣味相
似

玩追瀟洛數語
之見胸次悠然

自予未暇以至

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
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子妹婿也。
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温恭。皆予所不逮。三
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
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為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
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餽羊。不謂其不可也。
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
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瀟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
洒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然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
為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子得之。難而有司者。襲
取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為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為

不言而得之與
一段有無限道
妙之趣非聖賢
之徒何能發越
至此

通篇立意已高
意不至進上一
段意思尤向出
常表令人讀之
咀嚼有味

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成於其太子也。漆
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泳
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
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仕職就列。吾知
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
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人。必无
違其所樂。而投之于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
所不能。是王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
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
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
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為同志之助也。不

多乎哉

崔后渠評一篇道亭正譚關涉世教

顧東橋評立論高遠宏大雖叙私處不忘乎道理

乎讀者樂而忘倦也

重校漢梁王大傳賈誼新書序

黃省魯

李空同曰按賈生不用於漢文
人皆曰賈生之過不知其過在
漢文觀生所論列后未一七皆
應信所謂通達
因休者帝不見
信任而卒听緣
灌諸人之短亦
獨何哉

漢文帝時知治躰者無如賈生夫所謂知治躰者非曰治而知治乳而知乳也蓋未治而知治未亂而知亂察之於無形迎之於將來若扁鵲之射疾者然其步動舉徙康和無恙也而藁離歿天之候皆早審而預彰之及其終也不爽毫介所謂知治躰者也昔者周公太公相與論治周公親之太公曰魯自此削矣太公尊賢周公曰有齊者必非呂氏也厥後魯公以削至於僅存三十四世而亡齊日以太公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奪之國卒如太公周公之言所謂知治躰者蓋若此夫親之尊賢為國之大務也而末流之弊尚不能求况乎

本論漢事而先
列齊魯二國事

國朝文選

卷之二

亦是借容形主之意

以扁鵲喻賈生庸工喻絳灌壁詩十分痛快

自雖然以下至不可同日語也形容絳灌身步名氏而賈生聲

漢廷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者賈生安得不要之也。生所論列從否皆驗終漢之世不出予諸疏之見生真所謂通達國躰者也。夫國家所費於用賢者謂其無形者可救將然者可化柰之何漢之人不知生也其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乃毀生年少初學擅權紛亂天子由是踈之譬之人抱必危之疾方遣扁鵲以施治而庸工者爭排太之其如疾之人何彼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造釀國禍不足道矣獨憮賈生稽本天地驗古案今日夜焦然以慮治人之國而人不之用也雖然絳灌東陽侯馮敬尊官大爵固顯於當日至今學士大夫羞談之賈生困落無聊以歿而束髮以上稍知賢善者

名李今車之語意宛然與齊景公夷齊相埒埒

近世李士往不足賈生而何公獨致意于誦者為其憂國之心同也至其數末又云定于平生而不能盡之于王庭詩語似又發千古不白之心迹云

即慕生焉然則聲名於萬世者固非須史之榮可同而語也昔在金陵侍郎何公子元觴予而論治也讀予所定荀氏五篇乃揚杯而漢曰嗟乎賈生之書傳之者章闕而文謬矣謂予宜正之也又踰八年而得宋之建寧本及故所藏皆五十八篇與班固言合乃互定之俾完善可讀惜哉何公已沒不覩厥成何公憂國終老不衰故於賈生數然也或疑新書文繁若後人附之予曰不然此諠之草創定於平生者也及其上書約畧陳之爾未言者不能盡之於王庭也

李滄溟評發揮賈生心事如對面談讀之令妨賢病

國者毛骨俱竦

國音手

李會與... 爾未言者不... 不如此... 如林... 善... 本... 閱... 史... 公... 李... 明...

漢光武大夫劉向說苑序

黃省曾

顧東橋曰按劉更生說苑自漢賈誼而下號達治休者以此書為最或者不察而倡為壞心術之論亦獨何哉

此段見說苑不特于漢治有關於我明興治体大有裨益乃解大紳卒詆毀之至今志士多不滿云

劉向者漢氏宗室也。以明經有行顯。事宣元成前後三十餘年。其說苑則成帝時所上。采古傳記行事。以陳法戒者。內多王者之要。聖人之言。存仁安危之幾。繁乎備矣。且目覽當時弊患。故徵引往迹事據。慷慨激切。庶望乘輿觀鑒。補救至今。讀之令人悚凜。開發卓然良謨也。厥後漢祚中移。卒如向言。豈非哲明天人。曉達治躰者哉。我高皇龍興。乃獨賞契其言。故舉之而效。稽察玄表。崇聘儒舊。別觀人情。納諫如海。受出政如衡。準應變如雷。馭羅賢如寶聚。靡不於斯得之。故憑倚攬聽。若輔弼。著危然。雖曰聖圖神運。以平定天下。然而此書不

晉美更生好處
愈見大紳之短
一篇精神命脉
尤在繳結二語
見奇絕

有萬一之助乎哉。及讀解學士縉大庖西上封事，乃云
劉向說苑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為
甚。而欲高皇斥罷遠之，不其輕譏誣人也哉。嗚呼。仲
尼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芻蕘猶可，而况劉向長於經術
者乎。觀其建白諸疏，貫合經典，會切國事，忠讜賢正，昌
言漢廷，未可以僻學疵之也。彼縱橫者揣摩而短長之
阿意從昔，而無忤逆之言者也。今說苑播流人間，豈有
此哉。為政者試而用之，即張理治道可觀矣。雖質諸仲
尼，當亦不廢也。獨惜其說之阻於當時，而今乃得行於
聖主，嗚呼。向亦遇矣。

王鳳洲曰：辨難攻擊之文，雖露鋒芒，然寓和平于勁
直讀之，令人意強而神爽。

野亭少傅劉公摘稿序

鄒守益

王鳳洲曰：據東
廓公所述，劉野
亭生平言動，行
止與六歷朝獻
替俱非晚近人
可望所謂先准
大雅之風，不啻
于今日見之云

借劉公野字上
發出許多議論
真是憑虛駕凌
手段

正德辛未，益試南省，受知于野亭劉公。逾月，公賜教掃
先管，亟趨以別。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往矣。子國器也，
善自愛。寧直无媚，寧介无通，寧恬无競，益拜而服膺焉。
其冬，公遂致其事，而益亦侍先大夫湯藥于家。嘉靖己
亥，益再入京，獲見公之孫中書存恩，求公遺稿，得若干
卷，為摘其範世者，圖梓之而歸。餘稿俾藏于家。序曰：聖
門之論，君子以彬彬為毅率，質偏則野，文偏則史。二與
野懸矣，而爽于中均焉。公顧避君子而甘于野，則何居。
蓋林放之問，聖人大之，而寧儉寧戚，視禮之本，若偏勝
然。傷世之陋，而思約之也。先進之從，慨然避君子而甘

自益歷仕途至
尺諫自許處凡
六段。段皆是
野亭公平日力
行事。今其事迹
雖不盡知于世
意。后之東史筆
者諒有取之云

按世方抵熾數
語發得野字十
分妙

於野跡公之志也。其以禮樂從先進乎。益歷仕途。閱公
卿大夫多矣。其有怯于進而勇于退如公者乎。其有翰
苑二十七年。始以東宮恩進學士乎。其有以南太宰召
制誥入文淵。進少傅。直武英。凡七越月。以十二疏乞休
乎。其有歷相位。家无餘貲。既歸。不問生產。猶分俸餘。頒
貧餓乎。其有杜門謝客。自為墓誌。戒勿請祭。壘贈謚。勿
干誅輓乎。其有優恩存問。偁二陳謝。直以史鱗尸諫。自
許乎。世方抵熾。獨爾靜退。世方濡滯。獨爾猛決。世方驕
逞。獨爾慈朴。世方誇詡。獨爾澹寂。世方軟媚。獨爾戇鯁。
則見謂野也。亦宜。近習導武廟。初搖成憲。公嘆曰。吾講
讀旧臣也。疏戒逸游。崇聖德。力諫近習。及乞休。慰留甚

王陽明曰。觀近
習初搖成憲。公
則有旧臣之嘆
及乞休。慰留公
則有自初心之
嘆。以此二端。真
得大臣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之
義矣。迨其端鄉
則又下樂與諛
詞。卑礼相處。則
公之節操。豈与
世浮沉者可同
日語哉。

今人一掃田野
便不言國事。公
當存問之日。尤
舉之于國。是至
其說言。諛論不
減于前。仕進時

渥復嘆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吾不忍強顏以負初心。
以干清議。嗚呼。孰非舊臣。孰无初心。孰不聞清議。而公
獨萃以自任。邪。歸鄉不見客。或勸之。荅曰。諛詞巧說。不
曾習學。卑礼諂態。不曾操演。知者謂為粗鄙。不知者且
以為簡傲。即公骭屨于山林。其能脂韋于朝著。邪。上人
正大統。兩遣行人。同洛陽。劉公存問。
士疏陳謝。願緝聖學。守祖訓。進忠直。抑邪諂。開言路。選
將帥。惜賞賚。罷土木。其于馭朽。復水。眷然剴切。又請時
御文華。召輔臣。及九卿。長貳。及撫巡。藩臬。來朝者。各疏
卓異。直寫知見。無墮毀譽。萃諸御屏。而時拔之。公用世
未及之蘊。豈倖二長往。不復預人間事耶。漢室安。劉託

真有古大臣之風云
舉漢室諸臣來形容此老之野字二確當申又引公絕筆詩殫揚心迹殆及即曼一篇行狀且自首至尾不離先進野字上發揮文法極有開銷

諸木強而多智之平難以獨任淮南逆謀獨憚汲直而阿世之弘如廢蒙振落然則野者何負于國哉悠二歲月德業不逮寧直寧令野態如舊救筭千金坐愧國器公絕筆詩曰貪痴顏面如塵土百歲我猶生氣在抱此英二神遊四極其尚以為不負知已乎公之子元嗣以致仕恩入中書與孫存恩咸不墜家訓能守官以元宗而力未能登諸梓海內豪傑寧元毅然思從先進者當能梓之以為尚野者規

歸震川評非東廓之文無以發劉之節槩非野亭之節槩无以當鄒之筆端古人所德業文章莫大乎是余于二公驗之云

胡公平寇奏議序

王慎中

董濟陽曰先叙越寇之難歸于天之不仁繼言胡公之生乃天預擬以待今日之亂而非天之不仁文法變幻議論最高

嗟乎天之於民孰謂果不仁哉。以比歲吳越之寇觀之。山原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萬室之邑。千家之聚。生育長養於其中。華廡繁盛。一旦蕩為丘墟者。不知其幾。彼蒼然者。是果何心。其亦不仁甚矣。然禦亂之才。已生於其時。如中丞梅林胡公者。卒能為東南定數歲之亂。蓋天所預擬以待今日。非無意而生斯人也。孰謂果不仁哉。人知胡公成功之偉。而不知皇矣明之之顧。睠然有屬。公特代天以道其終。不忍斬絕民命之責耳。人物盛衰。消息之數。天亦有所不能違。惟其生才以擬其後。為可見其心。而勝人之力。亦卒有定矣。予之論如此。而

自兵之為術至
在公亦不能自
言此等雄談似
從孫子兵法中
來非胸中豁畧
素閑恐不能矢
口到此

按其心有所不
敢盡其辭亦有
所窮而不得騁
此二意寫得胡
公心肝始盡

舉魏尚趙充國
來說見古之人
亦有不信于君
者胡公今日之
事大畧相同

友人宰仁和許君子衡以所刻公平寇諸疏示余山中。且曰：必得一言序之。夫兵之為術，倏陽忽陰，出幽入明，動於天上，而泯其運之樞；發於地中，而閉其往之門。當其決幾於心，而授筭以行，雖腹心爪牙之士，奔走踪指之下，不能自愛其力，而亦不測其所示之方。蓋其謀之而得，為之而成，至於計俘執訊之日，見其得之成之，效而之所以謀之為之，神在公尚，不能自言。况其奏報章疏，仰有祗嚴威睿之軀，而下有牽制格例之文，循守憲牒，遷就吏議，非但嫌於自叙功庸，其心有所不敢盡，而用司存復逆之式，以發揮操縱張弛之機。權於詞，必有所窮，而不得騁。且夫用間出餌，合於古之所謂奇

者，妙用長策，正在於此，而最為吏議之所牴牾。又烏得形容其彷彿邪？後有欲窺公益師之策，而求觀於斯刻，恐無以異於諸邊帥闡凱旋之章，而亦安能知公今日得之成之，神如此哉！故以文帝之世，寬法弛禁，號為仁明之朝，而魏尚上功幕府，給少不合，卒格於吏，而上不能知也。奏報之間，非徒今日患之矣。趙充國老將知兵，其在金城圖上方畧，所陳便宜，尚涉瞽瞍，不發人意。帝下其策，公卿是非者半。固意見之異，亦兵勝之術，書之於簡，有不盡明也。惟其深忠遠慮，主於為國，立長久之利，不急邊功，不徇廷議，為有古名將之風。後人猶得因其言而知之，觀斯刻者，其尚別有以求之，庶幾得公

此段見世俗庸常之輩不能識豪傑而胡公今日海上之功信非偶然所致正天生斯人以預待今日之變者文法与前相照應

出謀發慮之一二乎。士君子當事成功。世多日以臨職。黽勉。因時乘便。偶然致之而已。英雄豪傑之士。見遠知微。而絕群之氣。鷹舉虎視。已與凡人迥別。顧庸不能識之耳。素養前。講無事而常為有事之備。遇險而奇見。應變而智出。豈偶然哉。聞公早歲即留意於兵。在臺時。方國家閒暇。仕者多以豐豫為樂。公獨有隱憂。預計今日之功。信非偶然致之而已。公嘗於衡岳武當山中。逢異人。所授語。皆秘要。謂公當以力險中。立功取名。予得之。荆川先生云。當不謬也。予謂公之生。乃天所擬以待今日之變。豈虛言哉。故書以遺許君。使刻之。為奏議序。許穎陽評有筆落驚風雨之態。詩成泣鬼神之形。造詞立意至此。真奇品哉。真奇品哉。

五子詩集序

王慎中

江有明曰此篇雖序詩而文則汪洋恣肆。瀟灑出塵。變態之妙。此豈俗人胸襟可及

詩之為道。誠淡而其事則微矣。櫛字釘句。協比聲律。使其詞有足玩音。有可誦。其事之微者也。宜非人之所難至。然名公大人。有鴻烈偉業。章施當世者。常患不能往。往竭其平生之勤。爭工拙於片言隻韻之間。不克快其所欲。而野夫田父。閨人孽女。縱其貪慕。憂思之所感。託類切物。以詠歌其志。時輒造於精微。蓋其道之深者。寓於天地之間。動於人心。觸於物變。雖其轉喉掉吻。衝口肆意。而欣戚促舒。中挑外引。每與深者值。嗟乎。是亦怪矣。其事之微。雖當世烜赫巨力之人。不可以徒得其道之深。則匹夫匹婦。不勞而獲焉。茲詩之道。所以為深而

說當世烜赫巨力之人。與匹夫匹婦等語。文字真豪邁不羈

白子性喜為詩
以下一段詞意
最精備入之李
紫中自是光燭
道人

形容五子豪宕
處何等胸次何
等高曠讀之令

其事亦卒不得謂之微也。予性喜為詩，幸其材不合於世，齟齬以窮事功，無所表見。又天誘其靈，異於匹夫匹婦之愚，於其道之深，偶有所明，間獨好採風謠，俚誦察見真樸，以攷俗化，而驗性情。而田野閨壺之聲，夫有見值於道，如古國風所列，豈其流行於天地之間者，未嘗泯滅其動於人而觸于物者，則有時而絕，邪意必有奇節，怪行，慷慨磊砢之士，不涉聲華，隱於酒奕，混於屠釣，念懟傲倪，相與作為語言，嘲侮風月，彫績草木，以泄其氣，而樂其心，則不泯之道，將於斯人乎？寄以存，及今得所謂溫陵詩社五子之詩，讀之，五子者，各有奇節怪行，既無所用於時，而一其力于此，互相叫呼唱和，以為極

人酒然落然

此兩轉語意
曲如登九層臺
有一步進一步
意

末段一說自己
一說五子有許
多感慨意而卒
以微字結果與
起首微字相應
應

歡。旁觀皆笑為狂繆甚，或加指斥。五子獨喜，自得不顧也。予讀其詩，愛其於道之深者，有值焉。居常所意，不謂一旦得見其人，而又出於同里，歎此道之將絕，而僅有寄於斯人也。欲以其事之微者，語之，使畢其力，以追古作者之盛。五子不予疑也。今所讀皆五子初作，也可愛。悅如此，誠畢其力，不怠，以輟其能，追古作者，而俾其盛予，亦不五子疑也。予雖不合於世，猶出近名，寵稍汚利祿，直以早廢，因得久窮，尚異斯道有成，如五子之窮，特甚。予安能極其所至哉？然予又以悲夫五子者，之果無用於世，而徒以事之微者，成其名也。

張東沙評此篇瀟灑神奇，飛出境界，如乘雲御風而

立九霄之上者可稱入盡

江午坡曰開口說兼人之材出世之寵而尤宜之以天下之功此等事皆世人不易必先以此立身便為下面揚公得此道張本

按挾才者數句不但吐露之高而文法亦可通時義

方伯楊方城先生考績序

王慎中

古之君子出而有為於世者。雖其負兼人之材。擅出世之寵。必宜之以天下之功。然後可以大行於時。不疑於眾。其作而任大臣之事也。論有發天下之至難。而辨博健敏之士。不能傲之以所不知。事有變天下之至安。而耆老遲重之臣。不敢侮之以其未試。非材寵之盛。輝赫耳目。功之所積。誠白於群。志而當其心也。功之所積。非一日一職之為也。盤桓之久。踐更之多。勞有不可勝。而精有所不能習。而挾材者。忽於俗務。有不屑之心。居寵者。憚於苛文。有不安之志。故功不得成。而眾無所見。蓋必有作而任大臣之事者矣。議出於廷。而訟聚於表。著

此等句渾是蘇家氣脉

自君 釋布衣

至無與為伍便

見楊公負兼人

之材擅出世之

寵宴事意味深

又机巧

自及乎杯印本

之位。政加乎民。而毀盈於道路之言。豈非傲之。以其不更之知。侮之。以其未嘗之為乎。今山東方伯揚君。子所謂負林擅寵。而空之以天下之功者。其人哉。始君釋布衣。離岩穴。濡墨操筆於天子之前。天人之學。儒墨之辨。王伯之畧。橫馳旁擊。浩若江河。今日而屈四方之士。舊學今皇帝親為覽嘉。賜第。一日而屈四方之士。舊學失色。同進關口。屈伏歛避。以推高。天下莫不聞其名。優游親近。侍金門而上玉堂。材寵之盛。無與為伍。及乎懷印太國。周游諸路。投煩界冗。無有不屑不安之意。介於其中。出不窮之道。以應物。教興於陳宋。鄭衛之墟。而政達於三晉之境。其最鉅且久者。則在山東。以地計其廣。

國至大臣之
事固有日矣見
至公有空天下
之功此一段无
一向不奇古先
一字不精神真
秦漢筆也

舉重伸舒賈誼
昔一段議論不
惟步驟風神尤
多獨造性之述
幽老将指顧談
天皆是兵机

狹。則吏之專城而處。在所裁督。而臨長者。以數十百。以人計其多寡。則戶之食土而育。在所收拊。而蕃養者。以數千萬。莫不稟政受事。畏義誼仁。於陽開陰闔之下。而委曲纖悉。幽詰細綜。極其勞。有細人之所不勝。而居之以不倦。致其精。有小吏之所難習。而察之以無遺。豈人之功較然。暴著作。而任久。臣之事固有日矣。異時聞有發論行政於朝。人莫不得其心。而無間於口者。非楊君也邪。昔董仲舒賈誼。有其材矣。然不獲其寵。公孫季有寵。且有材。而不有其功。故南越設難。策屈於買臣。弓弩剗禁。議駁於吾丘。鹽鐵興事。言黜於桑孔。所謂智受不更之教。而為蒙未試之侮者。也。宣帝之於望之。方其談

近世士夫喜居內而惡居外不知嘗于事而見于功又非外廷不可如宣帝待望之也。是此意乃楊君之友以居外為不遇于上者。必使何哉。

經獻議之日。已識為東海蕭生。以其問學議論持重有餘。屬以為相。然且馮翊之行。再於平原。所以嘗於事而見功也。明主所以用人。既微之。又章之。其道如此。而交楊君者。乃以居外之久。為不遇於上。豈非惑歟。望之在平原。自疏求入。其為馮翊也。意不自得。復以疾引。至勤非有所聞之諭。而後達。是臣主猶未相得也。揚君受上之知。以其身為天子使。無左右而不互。不為几微自失之意。作于中。而見於外。臣主之間。兩喻不惑。何其盛也。君其竦哉。上方圖君之功矣。

蔡白石評世間一切浮湛之語。皆棄而不道。獨從心

髓。心中流出。識見每遇一字。轉摺力量。千鈞一言。曲折波濤萬狀。所謂出秦入漢者。非邪。

王豫南曰。起首即引歐蘇二門譜。以為何氏譜。證文有間架筆力。允稱。

西陵何氏族譜序

張居正

法史氏年表為歐陽氏譜。法禮彖宗圖為蘇氏譜。斟酌二氏。而剔其遠胄之謬。為西陵何氏譜。何氏者。潁陽人。洪武初。始徙西陵。五世而至今。太守公以明經中第。歷躋通顯。於是何氏族甲于西陵矣。自漢以來。取士悉重閥閱。士大夫推本世系。皆假借前代。託附名家。以自表異。龍門系出重黎。蘭臺遠宗于菟。諸如此類。不可殫記。至我國家。立賢無方。惟才是用。採靈菌于糞壤。拔姬姜于顛頽。王謝子弟。或雜在庸流。而常布閭巷之士。化為望族。昔之侈盛競爽者。溺于今之世矣。夫隆替靡常。而澤施有限。歷觀前代。天子有土之君。及卿大夫。所以為

先說漢時重閥。開之家漸到我。國家立賢無方。上本本屬常論。却能按經傳事。情化腐為新絕。妙。

張洪陽曰擬江陵公一門俱落頭要世族似冠天下矣使米如篇中所云思德以醞醇返薄以歸厚豈但一傳將十數傳未已也奈何知為人而不自諒已卒之尸骨未寒不一傳有藉沒之相向之所謂世家昂族烏有弗替者今其言驗矣肆分何氏有與而張氏漸滅君子有余恨哉

子孫計慮深遠者豈不欲固其本根期世二弗替也哉。然或數十世。或一再傳而存者。什一而已。彼其先世之澤。及身斬矣。淳者已漓。而不思懋德。以醞醇厚者已薄。而不知返薄以歸厚。如是即世家昂族。亦烏有弗替者乎。故君子垂世作則。不在族之繁微。而視其德意之涼厚。不在貽之肥瘠。而卜其規模之恢隘。序之譜牒。以治其昭穆。為之禮節。以聯其屬姓。教之敦厚。示之省約。以振其風靡。斯寢隆寢昌。寢流寢長之道也。余觀何氏譜載先世行事。成質直忠厚。又觀太守公居官長者。不侈世好。故知重範者遠矣。嗚呼。何氏其世有與者乎。沈少林評按江陵乃刑名刻薄之徒。其人本不足齒。但其文有先秦兩漢風味。茲乃取之。不以人廢言之意云。

潘節婦詩序

南原

祝技山曰叙節婦事而以忠臣來說見得忠烈原為一道此事俱有闕風教故不得取而譬之云

節婦有詩。胡為而作也。咏嘆其事。而致美之者也。曰節婦之節。常事也。常事曷美哉。怨生於栢舟誓。起於黃鵠非以歌共。姜而美陶嬰也。嗚呼。道處於常。守移於變。故委身於胡。奪志於舅者。蓋有之矣。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為斯言者。幾何人哉。余於此。竊有感焉。已卯之逆。藩造蒙內結心腹之原。外有賓客之助。至於觀望事幾。舉足左右。的然指視。恬弗知愧者。抑不少也。國家以氣節造士。而士不以廉耻自勵。久矣。平居無事。未嘗不切齒莊助。攘臂左吳。一旦少臨利害。遽變初心。反然。婦人之不如也。豈不哀哉。夫婦之於夫。臣之於君。

自已卯逆藩造蒙以至可不哀哉此一段說盡今人怀二心之狀詞意激切令不忠之輩聽之可消其魂魄

此段方說節婦
身上未現其反
風滅火到股療
姑之事信亦古
今不易得之婦
哉

未段說時雨乃
節婦之繼子見
詩多出于交遊
之上亦因子及
親之意云

皆常事也。惟不守其常，而後使守其常者，名於天下，然則節婦之詩，所以歌其事，而致美之者，非過也。節婦姓應氏，及笄婦於潘三年而寡，事具黃太史序中。其言反風滅火，割股療姑，行年幾百，事非偶然，蓋至行所感，鬼神攸護，冥之中自有顯貺，久無足恠者。膳部郎中潘君時雨，節婦之從子也。詩多出其交遊，因及潘君焉。蓋推詩禮之素，而閨門之懿，益可占也。已節婦卒而無子，潘君議以從兄湘為立嗣，且以已業與之，仍力聞於朝，得旌其廬焉。此則詩之所未及也。

王百谷評昔人謂諸葛亮出師表不必言忠，讀之者可想見其忠；余亦謂潘節婦不必言烈，而讀之者可想見其烈。

陳在璞詩序

吳國倫

王麟洲曰：起首述道，襄稱述弟之詩，儼然面相談說，至其用句用字，處雖不刻，意尚奇而奇特，自在規篇中，所謂將藉是以繼覽高山大川等語，何等逸宕，何等俊古，所謂不奇之奇，非和

前就道裏言此方叙在璞道中相遇，與在璞迂耶丞走書問序之故，雖是開三說話筆鋒，隱

初予從陳道襄侍御所得在璞詩讀之，竊嘆嶺海之多奇，而憾不遽見其人。道襄曰：吾弟也。自結髮好古，抗志為唐人詩，諸嶺海間稱詩家。若黎惟敬、歐楨伯之儔，蓋嘗招入社中，因授之前茅，而鼓翼之。久之，吾弟詩益進，而社中之人，隱然一敵國矣。然卒用是厭薄舉子業，不治，僅一起孝廉為文學官，將藉以縱覽高山大川，而嚴事諸名家，以益其才，而畢其志，使得徼天幸，與公等遊。彼豈沾沾為唐人語哉！未幾予有北行，遇在璞于鍾陵道中，與之談，竟夕不能別。若有以厭其意也。又十餘年，在璞累遷為永郡丞，而其所著詩書益富，業已為門下

有一段光芒動人處

一篇精神命脉只在習風雅之微旨以自潤色其才情上一段章法筆法句法真凌秦漢之上

引胡風子一段見詩不在名色只在精上在璞得之空其見取于川樓公云

繳未又忽然說出惟敬來却与前相照應至結句冷軟言有尽而意无窮

士竊傳之而膾炙諸詞人口矣乃在璞鞅二不自信走

書二千里外問予山中且屬之序予閱其詩凡五卷諸

體稍備大都習風雅之微旨以自潤色其才情即才有

所不必竭情有所不必流然率吐真幹奇誦之無不冷

然中窵蓋所謂寧拙而速勿巧而遲也視鍾陵夜談時

何啻一日千里哉昔風胡有言五色相勝非寶劍也擅

名非寶劍也夫相劍至欲不有其色与名精矣而詩之

為道其急猶是乎在璞之為詩二十餘年而鞅二不自

信以至於今如一日其志將以求精也且中之曰得子

一言余將棄余承以歸嶺海間從吾所好惟教氏且先

登矣此其志不精不已也即惟教又安得以此詩尽在璞哉

陳五岳評用意命詞似學史遷又不用史遷此川樓公所以文高一世也

李尚書集序

吳國倫

陸五臺曰近世作文多事奇巧而无議論此独以議論代奇巧開口便借璠璣典謨立論文詞藻爛如翠羽明珠自是炫目

揆德与功言三者雖称不朽要之德尤本也現篇中所云能言而不習于事与能功而不嫻于

其互相訾詆為德之棄壽語自可見德為重有其德則功与言

余聞諸談藝者之言曰玉不雕璠璣不為器言不文典

謨不為經嗟乎豈直談藝也與哉此其旨匪雕文之工

而貴其所以為器為經也藉无璠璣之質雖器不列宗

廟矣無典謨之意雖文不被金石矣豈直談藝也与哉

即左氏所稱三不朽余竊以為其致一而已焉天下未

有立德之士而功不施社稷言不重鼎彝者乃言華而

功寔舉一可以辨德耳故能言而不習於事豎儒也能

功而不嫻于詞木强人也皆德之缺也而互相訾詆則

德之棄也近世豪傑名家率各擅其才之所近以相雄

遂赫然自號不朽此美於鄉人耳豈誠不朽之道乎今

皆可垂不朽云

自公釋褐至未
嘗見公有德色
見李公有其功
自公所著藏稿
至凜乎一家
言見公有其言
其功如此其言
又如此信非有
名世之德者不
能細味此語想
李公身有之
而川樓公豈過
情之譽哉

觀於冬官尚書新建李公。蓋誠負名世之德。器則宗廟而文則金石者也。公自釋褐。別歷於今三十年。所至多惠政殊績。未嘗自以為能。頃以少司馬秉鉞南征。屬東西兩越。一時寇發如蝟。公慷慨折節。下文武士。條上便宜。方畧股肱之力。以經營之。一鼓而兩越平。吏士解甲。蒸庶按堵。業已言勞於廟。而紀於太常。未嘗見公有德色。公所著藏稿。凡七卷。予得謁而誦之。詩道性情。而用意深厚。卽寓目應手。不加藻繪。鮮不音中。而節合決。乎風人之遺矣。文述名寔。而叙事簡嚴。高不踰情。卑不儕俗。惇於君親朋故之誼。而潛於德藝經術之微。殆凜凜一家言也。古稱大夫

前而發洩李公
已。此復就他
平日博綜群書
從事性命之學
見今之言與公
能垂之不朽俱
從學問中得來
體格既高意致
又到所謂妙絕
古今者也如求
明與不朽之文
非公其誰哉

登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祭。作器能銘。公兼有之。而又不欲以文名家。夫非有名世之德。能然乎。予聞公故負奇南州。少卽從事性命之學。已復博綜羣籍。冥悟玄理。又所過燕趙齊魯吳越三楚之地。諸民風國俗。氣候形勝。皆得目獵而掌運之。故學洽而氣完。神澄而智密。益足以闕襟宇。而發其才情。胥臣多聞。子產博物。司馬遷周遊。廣覽不足侈矣。故言以學而文。功以學而烈。有若取之探囊。而應之迎刃。非欲解天下之頤。而震耀其耳目為也。其寃豈易窺哉。余以戎事奔走。公最久。愧不能贊公一籌。會大功告成。文亦就帙。公且以尚書之命趣行。余竊有感焉。因僭書於簡端。非敢為談藝者。易幟

也。汪南明評此篇主意全在立德為不朽而功与言因

其目為也。此是文章第一高處而開闔圓轉錯綜

亦如之。群變幻卻似走盤之珠。此天地間有數文字

也。汪南明評此篇主意全在立德為不朽而功与言因

其目為也。此是文章第一高處而開闔圓轉錯綜

亦如之。群變幻卻似走盤之珠。此天地間有數文字

也。汪南明評此篇主意全在立德為不朽而功与言因

其目為也。此是文章第一高處而開闔圓轉錯綜

亦如之。群變幻卻似走盤之珠。此天地間有數文字

也。汪南明評此篇主意全在立德為不朽而功与言因

其目為也。此是文章第一高處而開闔圓轉錯綜

陳小石改官順德序

張瀚

董澗陽曰開口以戰守和為古今禦戎之策而中間逐一辨其得失而至又云地險太防三者其勢相須為說小石乃見弊原熟于兵務者方有此等諫論

古今稱禦戎之策曰戰曰守曰和。來則薄懲不以自罷。

去則固守不為釋備。周人以為得策。下此則設險者不

為戰。黷武者不為守。和親者併戰守失之。班固所言禽

獸畜之制。馭常道。後世不可及已。然能戰而後能守。力

不能支。地險何恃。可守而後可和。勢不能制。大防易踰。

三者蓋相須云。我國家德孚重譯。威警諸夷。邊圉寧謐。

為歲寢久。邇以犬羊犯順。聖皇赫怒。命將出師。盡簡封

疆之臣。及內地兵戎諸司。博選奇偉特達才勇出眾者。

以充。于是部使者出按郡國。六簡所屬賢豪。列其狀薦

于朝。公布要害。吾僚友小石陳君。寔與茲選。由大名判

先叙國家為邊圉選才乃漸說小石石身上來文有步驟有次第

引李牧趙充國
見得二人經營
邊務不徒以守
勝而戰之力頗
多如篇中所謂
攻不足日饗士
卒等類皆是他
能戰守處據此
二端便隱然欲
今之當事者知
戰守云

府調補順德巡山。詰戎兵守關隘。鎖鑰之寄。允稱詔旨
矣。比其別也。余告之曰。當事者。揆其策。圖功者。明其道。
在昔籌邊之臣。若李牧趙充國。豈非善事。明功者。執今
觀所畫策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毋捕虜。曰攻不足
者。守有餘。以逸擊勞。行將致虜。无為所致。彼其所謂素
定廟勝。似皆庸懦苟全之計。然而櫛櫨滅林。胡降單于。
奔潰罕羗。先零支解。賓服。此兩人者。豈徒以守勝耶。日
饗士卒。習射藝。設間諜。便兵弩。飭鬪具。蓋未嘗頃刻忘
虜。則亦未嘗頃刻忘戰。故守固攻克。操縱在我。計先定
也。今書生談事。則曰戰可易言。惟守庶几耳。惑甚矣。夫
圖事揆策者。視才握樞審勢者。視地事諳而心逸者。視

樂未雖是叙其
事中間六時或
有緊俊之句若
明與五才十餘
獨于川樓公尤
致意著為其古
而不過刻云

彦吉氏過赤壁則遽。然夢中事也。因力贊彦吉。新
其祠宇。而使江山增勝。已乃屬王文學行甫。括長公寓
黃時所為詩文彙為四卷。附錄一卷。蓋不啻字句珍焉。
題之曰蘇公寓黃集。使人問序於予。又稍。裒益之
而序其端如此。

劉凝齋評此篇叙蘇公事跡特悉字。有生色雖不
離古調孰讀之。又有新聲殆亦天才豪邁
自勒一家言矣。

按古之成材謂有文事又有武備如漢張敞輩皆其儔也如太守稱郡將此漢世所為尤有古意

此段形容軍旅之材与任牧守者字句切中膏肓

曰有文事有武備而自名我戰則克聖人之學其兼至如此西漢之世猶近古張敞黃霸龔遂之倫皆以善理民著聲迺其所居治盜之課常最當其時太守或稱郡將蓋兼領武事於職無所不得問而誅殺之為全安禁戢之為化導無異術也世教放失士之講於經世之學不能旁暢周浹始裂文武為兩家天下有急則取世嘗目擬軍旅之材者以應之往々眩于名寔而任牧守者亦以為世所責望者既已盡矣遇卒臨危輒諉曰非我職故緩急胥眇可恃賴則論材者之過也頃歲閩粵流寇突犯吉安之屬境民患苦之上震怒詔所司更置郡縣長吏而慎選其人以代於是克國楊公以駕部郎

此方說揚公有文武備足之才觀其拔伏賊寇一節相其人亦英傑不羈之士

自公于武事上可謂器兼而受

中來守吉安公前繇御史左官起南兵部郎會有烏夷之警推擇料兵東粵有風猷故夫司馬求以自助是行實負軍旅之材而當牧守之任者也公志憤殲賊起功闕入境即禽鹽而盜者魁黨數十人宿猾股弁已而籍諸邑之兵簡其壯勇募引強拔距之豪為之隊率而教之衝擊決刺之法日一都肄而申其賞罰為常久之軍奮請自效公微知藪盜之在泰和者迺授計畫旁縣吏取其尤劇者自馳往取之用歲之旦偃旗息鼓出賊不意賊聞公至皆辟易就縛逮俘馘入城人始知車騎之出也公於武事尸其勞有徼巡冗從之所不能而形之以憂勤之色當其難有專軍特將之所不敢而

極高議論最妙
如此声口似尔
非尋常偏長寸
善者可比

末段說揚公既
負兼寸當顯白
于世不可如故
常之說此雖非
確論而意思自
什

本之以沉密之謀。居無何。探丸椎剽之姦。赭裾主名之輩。芟薙十九。境內以安。而征南之役。禽逸賊六十人。功尤著。其他政理。肅給爛焉。可述。若公之材。為軍旅。則篤於效。而非譚辯之虛聲。為牧守。則通於方。而非簿書之專長。可謂器兼而受鉅者矣。余方為此說。以論公之美。而中丞胡公嘉公。為列郡表。禮檄適至。昔龔遂既平。渤海之盜。益振民約。已選吏劭農。郡中大治。有詔徵之。而問其治狀。對如議。曹王生言。歸德天子。當時說其有讓上方。注思瓌絕之材。待以不次。而公之政。日有成行。且召公。宜具陳說。所以治盜安民者。以慰上。閔念元。元至意。不空如。遂受王生之言。嫌於自列。庶幾儒者兼。

材之效。稍顯白於世。非盡如故常之論也。泰和令刑君德公。以勤勞率屬。問言為賀。遂叙次之如此。

宗方城評此文如萬斛之泉。奔逸四出。每一展玩便

覺髮豎眉揚

董陽曰開口以覆將矢石奪將帷幄來分難易最是雄談偉論高出經生家萬倍且氣脉声口酷類蘇長公

賀宮保胡公序

某坤

董陽曰開口以覆將矢石奪將帷幄來分難易最是雄談偉論高出經生家萬倍且氣脉声口酷類蘇長公

引韓王信中行說兩人便隱然有取吳公帷幄之美而非若絳灌董矢石之闕可易及也意思

古者兩壘而戰。覆其將於矢石之闕也。易而奪其將於帷幄之筭也。難何者。當其矢石之闕。可以力攫。可以氣懾。而帷幄之間。非我之善戰。有以屈彼之心。而不吾抗。則彼必不聽於我。非我之籌度。有以死彼之心。而不我貳。則彼必不信於我。余故嘗按傳記。若漢高皇帝之百戰。以有天下。當時所從諸將。若絳灌之屬。其矢石所覆。無不勝道。已而獨韓王信中行說。輩兩人者。教單于日夜。候漢利害處。漢所當冒頓之患。遂與高皇孝文相終始。當是時。漢之將有能奪信與說於羶裘之庭。而反之中國。則漢可無患矣。頃者王直徐海兩人。導海上諸夷。

應前詩法

叙胡公所以擒王直徐海處不惟擅寫曲當而詞思尚妙最可便于舉業

自由今計之至敵之于天子說

以蹂躪我中國。聖天子赫然震怒。擡天下諸名將。及所故稱敢戰之士。以當之。然輒敗去。特采百官議。懸之以通侯之爵。萬金之賞。詔中外情。公亟矣。而我總督胡公。纍然起而收之。予嘗較王直徐海兩人本末。按公所以縛兩人者。其說有二。蓋海之資也。悍而直之資也。黠。海之資也。悍。故以敢戰力鬪。先諸夷而遂為首難。直之資也。黠。故能以忠信慷慨之氣。羈諸夷若屬國。然而烽燧所向。猶不以逆名。由今計之。方海之擁夷酋數萬。裂州郡而戰。公收卒不滿千人。而欲以翱翔其間。其危也固矣。然譬則鬪虎也。餌之以羊豕。或檻而縛之。矣。當是時。公以直為媒。故其弋海也。猶易。及海既縛而直之

得胡公縛兩人妙美吐成奇讀之令人筆端飛舞

此一段見胡公連不世出之功真不在干天石而在干帷幄之美文法汪洋恣肆全与首二句意相照應

余謂海上之乳不有胡公民將肉于冠矣元勳之報誠不為過者乃好武者後而抵礙之母乃未觀其平高之

資。又故黠。譬之驚弓之孫矣。當是時。公以海為醜。故其弋直也。尤難。而公於其間。獨能後先縛之。以獻之於天子。嗟乎。公是時。豈以奇掘魁壘之氣。與力襲而虜之哉。蓋自海上。小大數千百戰以來。公故有以歿海之心。與直之心。而其開襟所向。殺海而不吾怨。故及併縛直而不吾忌耳。嗟乎。此其際微矣。絳灌諸將。所不及一謀於漢。而公獨能兩獲之。以報。天子。願世之好訾者。猶竊然而起。中朝以外洵下也。而卒賴。天子明聖。特下所司。議遂及冊公為元勳。於乎盛矣哉。公之功。載在石室。而郡太守張君徵余文。以賀。余特憐公。負蓋世之氣。以捍。國家。而猶為時所嫉。故特叙其本末。以遺後世。

妙笑云

者如此

張東沙評凡作文習豪宕者多入於險怪尚簡確者

常苦枯澁鹿門公能豪處便豪簡處便簡

真是宗工手筆

讀太史公杜工部李崆峒三書序

宗臣

吳川樓曰予謂
手相近以詩文
名于世多得此
三書之力觀怒
讀之則喜尋語
真是他平生竭
尽心思處非尋
漫談

余采藝林抽繹於古。蓋史遷其至也。詩則工部。余束髮而讀二書。今十五年矣。寒可無衣。饒可無食。陸可無車。水可無楫。而二書不可以一時廢也。辟之手足耳目。臣余誠可心。執怒讀之則喜。愁讀之則驩。困讀之則蘇。悲讀之則平。徐而讀之則萬慮以澄。百邪以融。耳目以通。腑肺以清。急而讀之則蘭桂。倏馨雲霞。倏生鳳鳥。倏翔蛟龍。倏鳴遠而讀之則天以之青。日以之明。江以之流。海以之停。洗之洋之。總之鱗之。二書何書哉。余讀李獻吉書。蓋次二書焉。夫周則左丘明。楚則屈宋。漢則董賈。蘇李長卿。枚叔。班固。楊雄。魏則曹劉。應徐。六朝則潘陸。

舉左丘明諸人
非是說他不高
妙但不如三書

此段未可離也
此段意思來得
死曲

江鮑唐則太白長吉陳杜沈宋盧駱韓柳非不采厥英
華而日誦之。頌不若三書者。時餐與餐。時擲與擲。時凡
與几。時榻與榻。寒暑風雨。南北讀零。未嘗一時去吾之手。
也。字究句研。積歲累月。楮凋墨故。大類童子時所受書
矣。余為吏部郎。蓋與張君助甫同舍。云張君好金絕甚。
余故置三書小笥。命侍吏日挾之行。一日張君見余笥。
意其有奇也。迫而察之。果得杜李二集。即携去讀。連日
夜不休。貽予書曰。足下所讀兩公書。無論數千萬言。乃
言為之筆。筆之精。蓋千載奇觀矣。即兩公復生。寧不北
面為足下稱謝者。輒命其吏數十人。錄成二書。而以原
書歸余。時丙辰冬十一月既望也。已未余在閩。而余君

此段叙兩公懇
切于三書意見
理義之悅我心
不啻如飴黍之
悅口云

未段見洋知已
之交不在古今
遠近只在同心
文法雄名且有
感慨意

得甫以臬副至。余君余故好也。夜召余君酒。酣余君
請觀予所讀者。余笑曰。子長不可得見矣。即李亦難唯
杜乎。唯杜乎。遂出杜集觀余君。余君且讀且嘆。蓋類張
君語云。夫余以十五年之心。間讀三書。未嘗以觀世人
也。兩君一觀而咨嗟歎息。有同詞焉。則所謂知己者。豈
在古今遠近哉。予載神交對面。萬里蓋自昔嘆之矣。雖
然余於三子何有哉。張君名九一。上蔡人。余君名應舉。
豫章人。

徐龍灣評用意布勢構句俱屬巧匠真是怪、奇、
鞭風霆而走龍蛇者耶

工浚川曰起首便以鳳至德也四字立冒見得鳳不輕出必俟聖人而后出如士君子在天地間猶之鳳也苟隱見不以其道如時宜之謂何此篇影射鳳意足見巧思妙想

前說孔顏孟墨隱之得其時者此言楊雄王通是出之不以其時者一出一處得失昭然

碧梧丹鳳圖序畧

羅倫

鳳聖德也。揭義而挾禮。負仁而入信。履文而繫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善人國之鳳也。在亂若鳳。在治若鳳。為聖人出也。是故舜時來儀。文王時鳴岐山。舜文之聖。朝陽之梧桐也。皐夔稷契高岡之鳳凰也。鳳以致鳳。之至也。宜哉。自周之東。朝陽之梧桐秋矣。孔子鳳而聖。顏子孟子鳳而賢。或老於曲肱。或困於陋巷。或卒於浮游。故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漢氏而下。時君之慕鳳於其名。不於其寔。或以鶡雀為鳳。或以野鳥為鸞。鳳卒不可見也。天下豈無鳳乎。致之不以其道。鳳之不至也。宜哉。其在下者。雄欲鳳。漢而棲於新室。通欲鳳。隋而儀

歷教濂溪以下
諸人詞調不琢
而上

自不離飛鳥以
下至未勻法極
精文法極妙讀
之百節響亮真
有一唱三嘆之
風

隋文君子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鷄非鳳比猶知曉之候。鳳德固若是乎。大江之西群鳳之郊。藪也。濂溪之周氏草蘆之吳氏象山。陸氏道德而鳳者也。廬陵之歐陽氏南豐之曾氏文章而鳳者也。若忠宣洪氏信國文氏之流。則忠義而鳳者也。天理不息則人心不死。鳳固聖德。然不離飛鳥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同聲相應。一鳳鳴而衆鳳皆鳴。梧桐在朝陽矣。俟其以德為首。以仁為心。以信為負。以禮為履。以武為繫。引吭振羽而一鳴。則群鳳隨之。舜文之瑞至矣。吾將洗耳而聽於卷阿。

楊濂菴評詞思後古清雅絕塵極利科場之作也

何仲默曰世之
罪中子者皆指
其僭經擬聖之
罪。獨崔仲見是
其說而發于載
不白之心。迹可
謂獨得之見。

人說王子偕聖
而此文獨云學
不思聖將奚則
焉。此二句可歷
服倒一世人

中說考亭序畧

崔詵

序曰。中說之作也。何傳之難。而湮之易乎。知者寡。而罪者衆乎。由晉魏而來。天下閉道也。久矣。是故長玄。虛而盛。齊戒。兢殺。伐而攻。謖詐。言道則惟空。寂為文。則飭藻麗。而王氏仲淹者出。獨師孔子。言宗論語。述準六經。學脩於近。治求其本。邦將昌。則獻其謀。邦欲亂。則退而懷之。秦漢而下。其罕若人之儔乎。罪之者曰。僭經也。擬孔子也。夫學不思聖。將奚則焉。古不云乎。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法聖人而謂之非。何也。昔夫子之時。墳典丘索紛如也。詩且三千篇。列國之史。叛經。四代之禮樂。兼學之夫。上古之治。朴而陋。不可

如此文法真是
通秦駕漢近世
經生家恐不能
道隻語也

此段原仲淹憂
世之志不惟意
高而筆力亦自
峻絕

也。中古之治。文而驕。不可由也。存其文質之。不
倨。不華。以偽簡。可習也。約弗亂也。其諸夫子之六經邪。
是故桑中。鶉奔。可參雅頌。斥君悔論。可駁典謨。假仰竊
禮。可與存義氣。變漓而事改。化消薄而武低。吾不知如
之何也。已而彛倫攸斁。將欲拯於又。創不巨。則痛不深。
懲不刻。則觀不勇。存其正。以形其非。鑿於亂。以有其治。
譬諸膏梁藥石。養生者不偏廢也。自漢而後。道降矣。而
明矣。文則煩以蕪矣。而是非得失之故。宜察史氏之述。
最承馬遷。班固者。庇謬不彈。舉視立明。且劣矣。若兩漢
尚行遵經。寧無一言之。於道者。不然。則民彛其遂。泯
亂典。故仲淹。且有憂世之志乎。

唐荆川評按王仲淹有憂世之志而作中說余謂崔仲見
亦有憂世之志而作斯序倘非崔之志孰能發文仲之心

贈斬兩城序畧

羅洪先

董澥湯曰此篇
為談吏治而作
大都吏治不外
教與刑必先之
以教導之之不
從然後刑之庶
几得民自適之
意奈何今世不
求古聖人愛民
之心而喜為深
文換切之計此
治之愈不速在
也此等議論真
可為吏治箴規

聖人之為教。非以繩束也。導其自適而已。聖人之為刑。
非以迫就也。禁其不自適而已。導之不從。始為之禁。大
抵約民於生。全而躰息之。此官師所以設也。聖人莫盛
於堯舜。尚書所記。皆其重且大者。五品不遜。敷教在寬。
寇攘奸宄。刑期於無。故曰使自得之。自得者。自適之謂
也。此君所以命臣也。至於伯益矢謨。則曰罔違道。十百
姓之譽。罔拂百姓從已之欲。不拂其欲。故無怒。不干其
譽。故無喜。民之自適。莫便於此。臣所以望君也。當是
時。明時治水。往苗放罪。非無所事。矣而君臣之司戒。
飭懇篤。不越于此。聖人之道。其不可見乎。雖

自雖使人無

怒以下至不敢。怒人之所易解也。至於無一足譽則是無可。聖人治民初不求為可喜之政。為其無心于名也。此段句法筆法俱高。

以上俱是說唐虞聖人治民如此。自聖王不作以下方是說今時之號為吏治者。使然有傷。然朝而施一政焉。以就功夕而下一令焉。以示信。使齊明。炫飭雅度。與智慮者也。夫溪文苛法。發奸擄伏。而不避。襲禮讓。勤文告於其士民。此四者皆世所謂吏治也。悼遂利矜名。縱其已私。凡所誦說者。大抵張才美用威。豈以簡靜自適哉。不敢違是道焉耳。聖人不作。教與刑。無為者不作。好與惡而民莫能名者。相忘于無言。聖人於人譽言之至。必皆役已以徇之。故上有安之。之休則下有渾之。之俗。內有幽玄之德。故外有恬愉之治。恭已。無為者不作。好與惡而民莫能名者。相忘于無言。聖人於人譽言之至。必皆役已以徇之。故上有安之。之休則下有渾之。之俗。內有幽玄之德。故外有恬愉之治。恭已。無為者不作。好與惡而民莫能名者。相忘于無言。聖人於人譽言之至。必皆役已以徇之。故上有安之。之休則下有渾之。之俗。內有幽玄之德。故外有恬愉之治。恭已。

今思古之意

民頷之。然廢衣食。捐軀命以從之。猶恐或後。今人情錮。銖不當則取平。折傷支躰者。法抵罪。彼委積饋勞。興壤。繕治而不節。則日破千金之產。不知凡幾。此揖讓而却。奪者也。鈎鉅傳致。鉗鈇歛朴。歿者相踵。上若不聞而下。不以告。此持牘而伐刃者也。巧賊隱蠹。緣絕文書。窺伺。好尚。以施其淫毒。已惠奸矣。又從而搏執之。以為聰察。此又何異於設筭誘之入而利其負也。聞者頷曰。是何。蹕絕也。兼人者也。嗚呼。彼暇計民之自適。何如哉。

按委積餽勞三。段形容苛法之。更切中病根似。一張供奉冷奸。貪之輩觀此。慄慄生寒。

鄭淡泉評文意雄深奧雅汪洋恣肆讀之者不屬目

細觀大義豈能易曉哉

王陽明曰按正統以前國家大柄一切付之王振卿李公不與交往故坐困于首木者數日使當時不有大用則以困終于不解萬世而下當作何等論地

玩大用生以死亦以又之言乃世之下讀之標有生氣

贈太學生石大用詩序畧

陳敬宗

太學生石大用。薊門豐川縣人。自邑庠登太學。有季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惟強力植志務學。不少自衛。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為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坐困首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先生耄昏不能勝。大用感然號於眾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子弟奚忍坐視。大用察眾志不與已合。乃退去閉戶。疏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公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急難。詩歌鶴鶴。况師乎。公弗聽。竟挾所奏走謁銀臺。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歾。忽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逼。遂入。公壽

舉何蕃等救陽城米說証得十分切當

按大用不過一書生其大節乃卓一使當時叩頭都憲輩見之豈不汗顏愧歎

於上蒙並釋之。於是在朝文武縉紳莫不曰。曰。前代之所僅有而近世之所絕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季愷。王魯。卿。李儼等二百餘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關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涕泣餞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為昔李膺。稽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訴。僕謂訖于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日大用乃卓。如此予亦謂自蕃後訖于季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通。與大用誠意悃屈能感天聽。排釋困難于時刻之頃。則其賢似有過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於

自蕃等伏闕一段乃是援古証今意思高妙至說師不與于五倫此一轉發揮大透

末段以大用今日之奏歸諸平日師教上尤見力量

五倫。而五倫弗得弗明。故於三事之道均焉。凡天下之為師為弟子。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訖千百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為教無實德。弟子之為學無寔心。上下名分依稀典故而已。而於三事之道視之為虛器焉。固無惟乎。其不復見也。先生秉仁迪義。凡所以施教於太學。無非寔德。太學生恒三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粹美者。甚眾。大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蒙是蹈。此固出于大用之素稟然。先生訓迪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于陽公。大用之于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為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而興起者哉。

楊遂菴評此篇說大用竭盡師弟之情為一

一復見意思剴切詞句激昂詩
如路人者感愧



